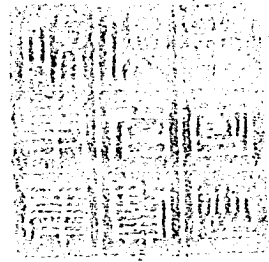


科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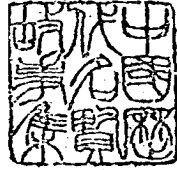
第三輯

學術先進

全國慰勞總會編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吳其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梁 啓 超 (上)

梁 啓 超 遺 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作者小傳

吳其昌先生，字子馨，民國紀元前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清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一日）生於浙江海甯之硤石鎮。五歲知書，十歲擅古文詞。家貧不能多得書，就里中藏書家借讀，寢饋不釋卷，以是成就特早，而體質亦弱。年十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受業於太倉唐蔚芝先生，治羣經及宋明理學。每值例假，必懷炊餅入無錫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年十九，與錫山同門諸子，借詣姑蘇，受題經於曹叔彥先生。寒暑假返里，復自杭州至富陽，請益於夏鑄峯先生。民國十三年春卒業，任廣西容縣中學國文教席，時已著成「明道程子年譜」、「伊川程子年譜」、「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輯佚」等初稿各若干卷。翌年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先生考入為第一屆研究生，從海甯王靜安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學，從新會梁任公先生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備受二先生之獎掖。十七年，任南開大學文史教席。時陳寅恪、趙元任二先生講學清華研究院，先生常趁寒假返平，隨班聽講不輟，同學嘆其辛劬。十九年，任清華大學史學講師。明年滬陽變作，東北數省相繼不守，先生高目時艱，憂思日深，至為絕食。二十年，任國立武漢大學史學教授，益肆力於甲骨、金文之學，著有「殷墟書契解詁」十卷、「金文

歷朝疏證」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證」六卷、「金文世族譜」四卷、「金文名象疏證」四卷；其他關於訓詁、音韻、目錄、校勘、箋釋、史傳之專論，散見於各學術期刊者，亦百餘萬言，而詩詞古文及經世之文尙不與焉。擬撰而未成者，尙有「金文方國疏證」、「習語疏證」、「職官疏證」、「國制疏證」等若干種。先生於其所著述，嘗「自比於屈子哀郢，韓非獨恨之箋注」，（「金文世族譜」自敘語），可概見其志。由是先生體益弱，而學益勤，寔益深，積久遂以成疾。旋抗虜戰起，先生與索異常，除兼任中央幹部訓練班教官外，謄演撰文，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明年武漢大學西遷，先生隨校徙居蜀西樂山，漸患嘔血症，常於咯血之後、發熱之際，扶杖上課，工作不輟，甚或過勞並厥，稍息即強起寫作自若。家屬友好有勸其節勞珍攝者，輒以「國難嚴重，前方將士致命戰場；後方教授當盡瘁於誘壇」爲辭，故自任教授以來，十餘年未嘗休偈。常謂「不至抗虜勝利之日，決不休偈」。蓋先生實一熱血沸騰而不及自計健康之愛國志士也。三十三年春，力疾赴陪都，出席中國史學會及史地教育委員會，中途即大病，比返樂山，咯血甚劇。然理首撰述，未嘗稍懈。連冬疾甚，猶強自振作，爲本社手撰「梁啓超傳」，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致書本社潘公展、羅維廉二先生曰：「去歲接承賜書，並承下問賤疾，感何可言！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

而猶日日疾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趕打草草，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館遲緩，屢誤交卷之期，通用槐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册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真正因負責、離寶、認真三義堅守不渝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捫時輟，遺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爲其昌嘔血鏖心之著述，雖片言碎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冀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同月三十日，先生賸書友人侯揚先生亦云：「潘公展、印維康二先生囑撰『梁啟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休息一天，辛苦！辛苦！」其篤於師情，殫精著述，可以概見。卒以體質久虧，一病不癒，致梁傳上篇，竟成絕筆。三十三年二月廿三日，病殞於山寓廬，年僅四十有一。遺妻一、女一。至梁傳下篇，皆由先生介弟世昌先生綴成，以完先生未竟之志。先生平昔文章播滿宇，交遊遍朝野，一旦棄世，各方同深悼惜。以先生天資之敏，好學之篤，使天假以年，則其對於學術之貢獻，將復何限！乃造物忌才，致先生資志以歿，實學術界一大損失也。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還難偉壯烈的神聖火線，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蘇俄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道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駁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絕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質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潔淨的火絨，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紮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那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營的任務，總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著。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營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將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目次

第一章 六世紀來中國的命運

——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一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三

陷落於絕望的深淵——天災。人禍——道德的墜落——思

想的顛倒——民智的固陋——社會的腐化——太后的奢靡

——朝廷的昏庸——外交的腐敗——軍隊的黑暗——實業

的萎靡——貧污的普遍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育狀況……………

目次

童年生活是怎樣的——青年教育是怎樣的——官辦「祥學」堂」是怎樣的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二七

文體的改革——報紙的改革——新興各報述評

第二章 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

——從梁氏誕生至戊戌前

第五節 綜 敘………三三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梁氏生後的中國慘況………三四

禍根的溯源——延續的「災人禍」——此年的「際形勢及世

界大勢——中國遭受瓜分的「史蹟表」——帝俄侵華的遠

第十——暴日蓄志亡華的決心

第七節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鄉環境 …… 四三

鵝留着悲慘史蹟的「崖山」蘇子鄉——祖榻的口訓——開

始離鄉——睜開眼睛了

第八節 康梁會接——關於思想·學術·政治的淵源 …… 四八

康有爲氏的速寫——萬木草堂的內容——長興學會的

教育大綱表

第九節 梁氏獨立事業的開始 …… 五二

中國新青年的羣英會（湖南新政開幕）——長沙時務學堂

的內容及其貢獻——啓發新智的第二步驟（創學會）——

長沙南學會概述——「明」「暗」二力的閃電戰——推行

維新的第三步驟（辦報紙）——強學報與時報

第三章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

——自戊戌變法至梁氏亡命

第十節 促成戊戌變法的原因………六七

綜說——外激的遠因（由於閉關政策的失敗 由於俄皇西
化而富強的歆羨 由於列強之集中環攻 由於船堅砲利政
策之失敗）——外激的近因（由於日本維新的鼓勵 由於
甲午國恥的教訓 由於瓜分慘禍的迫切 由於土耳其不墮
法而衰弱的借鑑）——內根的遠因（由於政治上傳統惡習
的潰決 由於國民窺破滿族的無能 由於洪楊平後政權的
轉移 由於咸同間宮廷政變的後果）——內根的近因（由
於「帝」「后」本身的爭執 由於滿族霸佔統治政權的反

勳 由於革命高潮的亢進 由於傾向維新輿論的成熟

第十一節 戊戌政變史劇的繪影……… 一〇一

痛哭流涕時代的最後請願——新政要綱一覽——磨折的警

報——譚·袁半夜的壯劇——皇帝成俘虜了——廢立陰謀

與「單片請安」——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芳躅——千秋肅敬

的劉光第父子與林旭夫婦——康廣仁楊深秀楊銳三君子的

忠烈

第十二節 政變失敗原因的解析……… 一二七

清德宗的無權與無能——康有為本身的缺點——滿族的排

斥與破壞——守舊分子的死力阻撓

啓超

吳其昌遺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

——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子說：「知人論世」，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全部的事業，了解他全部的心境，欣賞他全部的風度，認識他全部的學問，然後才能公正地評判他生平的值。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人的傳記，必須暫時把我的神魂，鑽入這個人的時代，並立於這個人的環境，透視了這個人的情緒、性格，然後能作親切有味的描寫，客觀無私的綜述。並

且才可成功一部鮮活的信史。

中國這一百年來（一八四二——一九四三）的命運，真正是從樂士跌入了地獄，又從地獄爬回到樂士，一個四千年歷史上從未有的大轉捩期。在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雖然內部已經空虛，但外表承乾嘉餘蔭，還是金光燦燦！南京條約以後，綁上第一條枷鎖！割了第一塊骨肉！以後一條一條的綁上無量數的枷鎖；一塊一塊的割了無量數的骨肉！受着這樣「凌遲」的慘刑，簡直墮入地獄的底層。最慘痛苦楚的時期，正在這一百年的中間。自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至庚子（一九〇〇）聯軍之役，那時瓜分的酷刑，已為全世界所宣判定了。稍有血性的國民，都想蹈東海而自殺；陳天華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啓超，正是生長在這個最黑暗地獄底層的有血有淚有志氣的一位滿身創傷的青年。他也屢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堅決地相信中國必然不亡，並且斷然有與。所以他在全然無望之中，掙扎奮鬥。但是，可憐，他到死始終不見義師的統一中華。他是在黑暗地獄中過了一生的「盲魚」！雖然他的心是不盲的。別人我不知道，使我而處在梁氏的時代，我

恐怕要終日慟哭噓血而死了。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

一 陷落於絕望的深淵

我們現在來回頭看看梁氏的時代與環境。

「……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政黨，政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方，他方失望，愛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踏之可通；而心血爲之倒行，瀝漿爲之替亂！……」（飲冰室自由書）。

所以康有爲吟着「或勸蹈海未忍決，且歌惜誓留人間」的詩，後來梁啓超還是告其友明水「使中國而誠無可爲，我惟有蹈東海以死耳！」到底那時環境的現狀是怎麼樣的呢？西洋人常常舉例宣傳，乃至照片繪畫的：鴉片、大股、小脚、長辮、發髻、髮頭、乾酒。

嗷嗷等慘狀，這是最粗淺的有形的外症，人人所知道的。如是以藉撤放限探剝削之類，那就更可悲了。

二 天災。人禍

放眼先展皇那時代整個的國家，則是：

「……地利不關，人禍爲患。河北詭窘，雖歲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七冬大死，若預計。又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委填，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鬻身爲奴，猶被驅迫……劇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爲盜賊。其教匪會匪，蔓延九州。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內訌不聽法之害」。

三 道德的墮落

以上還可以委之於自然及外來之災禍，然而亡清末年的「漢族奴才」，經過三百年恐怖的大淫威的壓迫，其製造奴性的政策，居然成功。我義黃神胃，那時不免大部分呈現

着可悲痛的景象。「因明集」有一首古樂府名「奴才好」，刻畫得透澈淋漓：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常忠，子常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人關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蕙，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築魏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更改；『大德』『大法』『大日本』，換個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奴才好，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為醜態。……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幾難索？……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這是將智山先生洗痛的血淚，今日吾輩青年讀之，真欲怒髮衝冠，而在當時可並不認為嚴重的怪象。這種「嚴重的怪象」，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決不是含血噴人的污

蟻，危詞聳聽的肆談。

四 思想的頹倒

遠在梁、蔣以前，以謹慎著的郭嵩燾，已記其親眼所見云：

「……及至京師，近於喧囂之口，嗾不得發。竊謂中國人之心有萬不可解者：鴉片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搆毀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爲咎心。鐘表玩具，家家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富貴階級。江、浙風俗，至於舍回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率避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詭聞（紹澤）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最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腹吾之膏脂；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莫不知其何由也……」（郭筠仙集：「與李鴻章書」）。

五 民智的開闢

越十餘年，黎氏之所親見的，又魏本加厲了。他說：

……吾少而居鄉里，長而游京師，及各省大都會，頗盡識朝野間之人物。問其子弟，有知國家為何物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入泮，如何而可以中舉也。問其商民，有知國家之危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謀利，如何而可以驕人也。問其士夫，有以國家為念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館地也。問其官吏，有以國事為事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長官，如何而可以盤踞要津也。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為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恒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寶，頤指氣使，窮侈極欲也。……於廣坐之中，若有談國家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自覺其可恥，箝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競，不恥褻瀆，不恥愚陋，而惟言國事之為恥，習以成風，恬不為怪，遂使四萬萬人，之國，與無一人等！……（愛國論）。

任公先生豈不知道，這「莫談國事」的惡風，乃是滿洲皇帝三百年來鞭撻淫威禁制的結果。過去我在北平讀書的時候，還見到西直門外小茶館裏的黑牆上貼着前清時代尚未刷去的條禁：「莫談國事」！但是痛心的，想不到吾民族承受這淫刑的結果，竟養成爲「無恥」！春秋之義：「蒙大辱以生者，無寧死！」莊子之言：「哀莫大於心死！」那知道吾民族受淫威、蒙大辱以後，竟甘心死而變成無恥，所以革命的大業，「直要等待國父的領導，才能完成啊！」

六 社會的變化

這種無恥的怪象，延續到後來，尙爲梁氏所親見，他分別的記着：

「……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而不思一雪；乃反託虎穴以自庇，求爲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官惟無恥，故不舉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以司理。替曹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耄，猶戀棧豆。後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視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進進旅退，

濡濡若羸豕！……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措題」；甘因陋之容，以受收檢。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
之奧；商惟無恥，故不講製造，不務轉運；攘竊於室內，授利於漁人。其甚者習洋文
爲奉承西商之地，入洋塾爲操練買辦之才。充犬馬之役，則趨其鄉里；假狐虎之威，
乃轢其同族。兵惟無恥，故老弱咸煇，苟且充額。力不能勝匹雛，耳未聞譚戰事。以
軍資十年之蓄，飲酒狎花；距前敵百里而遙，望風棄甲。民惟無恥，百入之中，識字
者不及三十。……五甲毒物，天下所視爲虺爲蝮，乃徧國種之，徧國嗜之，男婦老
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繼足陋習，……習之若性！……」（知恥學會序）。

又記：

……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徇；語以
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無恥。嘗不知怪。兵學不講，綠營防
勇，老弱癯煙，兇悍騷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時募集，半屬流丐，器械窳劣，

饒經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經。營柳不讀，無給與謀。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資弊萌起。一官數入，一次數宿，生澆刷推諉，一事不舉。保獎曖混，習得充塞；朝爲市僧，夕登顯秩，官途壅滯，候補空悻；非鑽營奔競，不能撥視。俸廉微薄，供億浩繁，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已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之才爲患。……（論不變法之害）。

梁氏雖痛哭流涕地嚷着「嗟乎」之數無聊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然而那時的全國，充耳不聞，這也許天將滅亡滿清政權的表徵。

七、太后的奢靡

回頭再看着那時滿清政權的最高主宰，所謂「慈禧太后那拉氏」這老物，則正敲榨我們全體同胞的汗血，出賣我們祖國百年命運的代價，來揮霍她個人淫樂的享受。刑創辦海軍的專款來修造頤和園，只是最顯明著稱的事。此外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彌天糊塗賬，例

如：

「……乙未至戊戌間，凡借外債五千萬鎊，除償款外，所餘尚三千二百廿萬鎊有奇。辛丑以後，各省每年解一千八百萬兩於北京政府，每年所餘者七百萬兩有奇。丙午三年，亦二千萬兩有奇矣。此等義款，用諸何途？……乙未至庚子，頤和園續修工程，每年三百餘萬兩。皇太后萬年吉地工程，每年百餘萬兩。戊戌秋間，皇太后欲往天津閱操，命榮祿修行宮，撥信昭信股票餘款六百餘萬兩。辛丑回鑾費，據各報所記，二千餘萬兩。辛丑接勳工築修之佛照樓（按即後來之居仁堂）工程，五百萬兩。今年（一九〇三）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一千二百萬兩。另各省大員報效，一千三百萬兩。即此榮華燦爛，專爲一人身上之用，我輩所能知者，其數已達九千萬兩。未知若復何限。……國民乎！國民乎！公等每年絞四千三百萬之膏血，爲北京城內一人（那拉氏）無用之私費，公等節衣縮食，拋妻鬻子，以獻納於北京，爲彼兵戎修花園，慶壽辰，築墳墓之需也！……」（中國國債史）。

八 朝廷的昏庸

西太后的荒淫逸樂，別具肺肝既如此；輔翼此淫后老怪之元老大臣則何如？譬海戶部尙書閻敬銘，千方百計撙節浮款，爲國家創辦海軍，而皇太后天天向他圖錢，老大不快；把他革職了事。造一個例，說明除了「混蛋」——如李蓮英——及「惡霸」——如榮祿等——以外，誰都不能存在。存在的「混大老」呢，請你看看：

「……日本入謂我……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非禮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國事，是何異立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自其少壯之時，已不知亞、歐、非、美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

是那樣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撻磨之，兩治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昇其手！嗚呼！……

「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入股、白摺、當差、雜俸、羊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乞兒拾金，雖覆齒盤旋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非所知、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我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若不得已，則闔三省兩省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五百萬之人民，作奴爲僕，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少年中國說）。

九 外交的腐敗

至於最重要的周旋世界、折衝列強、掌握國防和戰之樞機、控制國家存亡之命運的機構，叫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將是何種狀況呢？那更妙了，素有「混蛋加三級」之雅號（北京飯館裏，「水燉蛋」加上雞子雞片雞絲——三雞——這碗菜就叫「總理衙門」）。大家所親見的：

「……總理衙門，老爺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其無學識。

……」（政變原因答客難）。

這實在是千真萬確之事，當時會有「把九龍弄到澳洲東南」的笑話，因為澳門與澳洲，這班「老爺爺」實在有點攪不清楚！「使」「領」之由奔競而得，也是事實，以出使日本的爲尤甚，只是把「捉留學生」，「殺革命黨」，爲惟一要務。當時「位留日學生十餘名「東亞傷心人」——做一首新樂府，名「哀星船」，譏使臣「獻酬蓄意殺學生」，附帶敘

遞使臣的出身，說：

「……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販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裏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勞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帶奏牀頭。翁仕街頭賣其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綾金章襯綠巾……」。

一〇 軍隊的黑暗

「若以練兵論之」，那末：

「……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洋人。國家歲糜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主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警。查則騷擾關圍，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政變原因答客難）。

上面這段話，沒有一字是虛說，甲午戰爭就慘敗在這真憑實據上。

「……據英人蒲蘭德（Blundell）的記述說：『在戰爭發生前一年，漢納根（李鴻

章部下服務的德人)請李鴻章購買步量或魯伯廠所造的大開花彈，供戰鬥艦上大砲之用。李氏已經簽發了命令，但是終於不曾實行。……當黃海海戰時，至有兩艘戰鬥艦，共同只有三顆大開花彈！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戰當中，中國戰艦大口徑的巨砲皆開關不能作用。至於中國自己製造的魚雷，據嚴復所說，有用鐵渣來代替火藥裝在裏面的！海軍李鴻章用全力經營的，內容的腐敗如此；陸軍就更不用說了。……(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二 實業的叢弊

再換一個方面，就當時推行關於經濟建設的新政來觀察：

下……以開礦論之，……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昇之他人。否則奸商所開，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為候補人員『領乾脩』之用，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

……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容名以領俸，謂之『乾脩』。凡各省之『某

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無不皆是也」（政變因答客難）。

「乃至與一利源，則官與商爭，紳與民又爭。舉一新政，則政府與行省爭，此省與彼省又爭。議一創舉，則意見歧而爭，意見不歧而亦爭。究之陰血周作，張振債與；旋動旋止，祇視為痛癢無關之事」（南學齋敘）。

所以清末「官商合辦」的，或疑「官督商辦」的經濟建設，沒有一件不是徹骨失敗的。後來川漢鐵路的建設，可憐路基已經鋪到宜昌，只因「官與民爭」，就擴大為清廷覆亡的致命傷！

一二 貪污的普遍

如果我們看完了官場中的階層階級，還覺得未能惡貫滿盈，不妨再走入普通官場去看。看中下層吏曹郎官的一般風氣。

「……前此京朝士夫，樸素如老儒。及暑太率步行，宴客不過數筵。歲得俸廩數百金，即足以自給。其名士，往往敝衣破帽，蕭然自待。而舉國且仰其風采也。」

「說國風中」。

如果長能如此，那也罷了。但是到後來呢？呵，但只見：

「……今也，全國富力，有日盛而無日舒；而中流社會之人，日相炫以豪華。雖

以區區曹郟，而宴之陋設，耗中人十巨之賦，而一屬之飲宴，價值與采年之博，而奢其尤宜達者，更無論也。」（說國風中）。

所謂「其尤宜達者」淫奢滔天的罪惡，你如果不信，請你一讀薛福成「庸盦筆記」裏面的「河東奢侈之風」條。

老於河王者爲秦談：「……每歲經費，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餽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鬥奇爭勁，務極奢侈。卽以宴席言之，一豆羹也，而有幾十餘種，且豬狗也，而有五十餘種。……中間敘述種種罪惡甚怪甚詳，不欲汙我文章，從略。……」

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東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

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車馬玩好，蕩奢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名片，以投廳、滙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棋、博、樗蒲之戲者，得赴賬房領費，皆有常例。……新點翰林，有攜朝賀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嵩而呼，萬金可立致。舊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污吏之騎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

其他如外人所記，太監安得海、李蓮英等之侍西后淫縱禍國，那更甚於此！養成亡清「全國豈場」的國風，貫徹上、中、下，不論貧、窮、富，一樣的……

「……前此偶有遊戲，諱莫如深。今則樗蒲之博，以夜繼晷；狹邪之遊，張旗鳴

鼓。職務廢于醉飽，神志昏於嬖嬖！而舉國未或以爲非也。前此賄賂苞苴，行諸幕夜；饋者受者，咸有戒心。今則攫金於市，載寶於朝，按圖索驥，選樹論價，恬然不以爲恥，而且以此夸耀於其儕輩也。……」（說國風中）。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育狀況

夠了！這本「地獄底層的官場現形記」的電影，在此重映一遍，青年們！會使你哭笑不得，血淚倒流，是不是？你看了這本電影，你才知道清末的志士仁人，革命英烈之所拋的頭顱，所噴的碧血，其意義如何的壯烈偉大了。國父，自然是位偉大的建國成功者，而梁啓超冒九死一生，首先發難，勇往直前的銜鋒。他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但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勳勞，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這些暫且擱起，這電影還有下半本，是當時「地獄底層的文化界現形記」，也請青年一看。

還在梁氏四歲的時候，美國的電話已經裝起來了，而同時在中國呢，

「……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噫嚶，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八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得奉旨燬版，才算完事。……」（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更前十年（同治六年），宰相名儒倭仁，反對李鴻章在北京設同文館的怪事，那更不必說了。

二二 童年生活是怎樣的

既然全國沒有半個學校的教育，我國民自「童年」以至「青年」最寶貴的一段光陰，所受的生活薰染是怎麼樣的呢？

「……若其鬚齡嬉戲之時，習安房園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爲緣者，舍牀、篋、筐、篋、至猥褻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欲之以得科第，保祿

利；誨之以學產業，養子孫，斯爲至矣。故其壯也，心中目中，以爲天下之舉，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野蠻之天下，且恬然不以爲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享，其志趣學識，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少「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論女學）。

或說：梁氏所描寫的，還是中上階級社會中青年子弟所遭際的情形，自然還有更慘於此的下層社會的貧苦子弟，他們所受的生活熏染是怎樣的呢？那在清末還沒有描繪此類的速寫，我只有請你讀一讀後來魯迅吶喊集的「阿Q正傳」、「藥」兩篇文章來彌補這遺憾。

「……遺風相傳下來，江南的小康子弟，在老祖母的監護之下，諄諄地教訓他道：『不許上鴉片館，可以在家設燈盤，抽大煙。不要去嫖，可以揀一個合意的「丫頭」或「審姐」討一房小婆娘伴着你』。這類的慈訓，社會上都是稱爲『教子有方』的。不多幾年，這白面少爺，已經是弄到骨瘦如柴，家產蕩盡，先於老祖母而死了。

等到「教子有方」的這位老太太死時，無棺可斂，殮着尼姑庵的「施棺材」而了結。這類爲社會家庭葬埋的青年，作者的眼內，還親見小小一鄉鎮內有數十件之多」。

一四 青年教育是怎樣的

如果家內出了有志青年，那末也有「黃卷青燈，十年苦讀」的學子。但是我們來看看他埋頭十年；疲精竭神，所下苦功的對象，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所謂「八股文」、「八韻詩」。「八股文」這神祕的名稱，我們聽得爛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明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爲說經之文，實則本唐代詩賦，專講排偶聲病。如宋元詞曲，但求按譜填詞。而蘇詞調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格式既定，務使千篇一律；稍有出入，即謂之不如格。是以習舉業者，陳陳相因，塗塗遞附；黃茅白草，一類皆同。限以「三百」「七百」之字數，拘以「連上」「犯下」之手法。雖胸有萬卷，學貫三才者，亦必俯就格式，不許以一語入文。其未嘗學問者，亦能揣摩聲調，敷衍講章，弋獲亂科，坐致高位。

……」（楊漪春侍御奏稿：「請釐定文體摺」）。

到清末更可笑了，更可殺了，竟以「遊戲文章」公然作爲國家登進人材的標準。而其遊戲的下流不道，還遠在「燈謎」、「詩鐘」、「酒令」、「牙牌」之下！全國白晝跳跟着這種文妖，真使人感覺着「清室不亡，是無天理」的！

「……更有甚者，各省歲科、童試、縣考、府考、院考，多出『截上』、『截下』、『無情』、『巧搭』等題（例如『子見南子，自牖執其手』之類）；割裂經文，澆侮聖言。……而各省沿用，毫不爲怪。此種文體，……起、承、轉、收、擒、釣、渡、挽，其法視文網爲尤密，其例視刑律爲尤嚴。遂使天下百千萬億之生童，日消磨精力於此等手法之中，舍纖仄機械之外，無所用其心，恐有旁窺而文法因以疏也。舍『串珠』『類駭』之外，無所用其學，恐有博涉而文體因以雜也。……」（楊漪春侍御奏稿：「請釐定文體摺」）。

這位因變法而喪首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於是喟然長嘆道：

夫天下之士子，莫多於生童也。盈廷之公卿，皆起自生童也。而其用心及其所學如此！驅天下有用之才，而入於無用之地；一旦而欲舉以任天下之事，當萬國之衝，其可得乎！……」（同上）。

至於「八韻詩」的內容，尤爲無味，不必多講；而其最荒謬可笑者，以現代人之方音，而必須押隋、唐時代之韻脚，無理取鬧如此，而反認爲天經地義。所以聲韻是用腦筋來硬記的，不用耳朵來聽的！以致名震一時的老詩人，往往鬧出「出韻」的笑話：

「湖口高碧潭大令心變，少有才名；其駢文齊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殿試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遂列四等。衡陽王紉秋闈運，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庸齋筆記）。

這真是活埋青年、活埋天才的秦坑！

一五 官辦「洋學堂」是怎樣的

後來，滿清政府也來辦「洋學堂」了。可是人民說：「上洋學堂，曾給洋人挖去眼睛

的」，絕對不來。小康之家以上的「爺們」，更是聞「洋學堂」之名而唾口水！梁氏記述着：

「……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在這種條件底下招考學生，却是考兩三次還不足額。……好像拉牛上樹！」（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洋學堂」裏像「拉夫」一樣的拉到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學生了；以後又怎麼樣呢？

「……但教方言以供翻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學不發，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恥，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備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政變原因答客難）。

可不是嗎，梁氏的預言，竟成爲仙識，當年北洋官費在美培植出來的學生陳錦濤，老而不

死，竟「爲漢奸以傾園基」！而且，後來比較規模像樣的學堂，鬧得也有督辦、總辦、會辦、坐辦各大員的怪象。除了坐辦算是坐在校內像個校長模樣以外，督辦大臣等，都是「身滯京邸」而遙遙指揮滬、寧各校。譬如南洋公學的監督、總辦等，換了八九個，終未出北京一步。至唐文治始毅然出京蒞校，一時驚爲奇事，而有「模範堂長」之頌！

那時「文化界現形記」的電影，如此如此。所以「國父要手創學校於日本橫濱，後弟就交給梁氏去辦理，此卽名振一時的大同學堂。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

在這樣地獄底層的教育狀況，向後再看康有爲的「萬木草堂」，雖然不過是一座規模較大的「經館」，雖然「草堂學則」上所定的課程依然不脫頑固老儒的氣味，而在當時，誰也自爲這是地獄底層第一盞點起的明燈。再往後看看陳寶箴、黃遵憲、江標、熊希齡、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在長沙合辦的「時務學堂」，那便算地獄底層的火炬了。

至於被迫而敷衍的欽派京師大學堂，那又是一座若翁高坐的衙門，捐監入學的尾閘，與「學問」二字，如風馬牛。一直要等到蔡元培先生來做校長，才算整頓而上軌道。

一六 文體的改革

若論文體的改革，梁氏的功績，實在是他最偉大的所在。梁氏改後，胡適送他的輓聯說：

「文字成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青年。」

繼梁氏而起，而作更進一步的文體改革者，便是胡氏。所以胡氏對於任公這點上的功績，認識得特別清楚。不錯，你看了前面楊深秀所描繪、全國青年所搖頭擺腰而吟哦的八股文，其內容的妖模怪樣，骯髒醜惡，已經領教過了；若再跳出圈子來看看當年一班詩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體改革運動，如寒風凜烈中，紅梅、臘梅、蒼松、翠竹、山茶、水仙，雖各有各的芬芳冷豔，但在我們今日立於客觀地位平心論之：譚嗣同之繁。穆斐生

庵，壯麗頹然，而難通俗。夏曾佑之文，更雜以莊子及佛語，更難開世。章炳麟之文，學王充論衡，高古淹雅，亦難通俗。嚴復之文，學漢魏諸子，精深邃密，而無巨大氣魄。林紆之文，宗緒柳州，而悟逸條暢，但只適小品。陳三立、馬其昶之文，祇翻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釗之文，後起汝澗，忽固執桐城，作繭自縛。至於雷鳴潮吼，怒濤淋漓，叱咤風雲，震撼心魂；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溼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啓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論，亦惟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約一八九六——一九一〇）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間，任公誠爲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的政見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有麗方啟智的文章，也就急速的下降了。可是就文體改革的功績論，經梁氏等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播撒，新文體（或名報章體）的體制、風格，乃完全確立。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獲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一七 報紙的改革

除學校外，推進文化惟一的利器，則為報館。輔助教育，啓發民衆，指導社會，介紹學，宣傳主義，主持公論，監督行政，糾彈非法，為民喉舌，……這許多神聖工作，都要靠報紙來負責實行。然而清末的報界狀況又怎麼樣呢？凡是沒有「學人」與「租界」的都會，一概沒有報紙：

「……京都首善之區，而自聯軍割據以前會無報館，此真天下萬國之所無也。每省之幅員戶口，皆可敵歐洲一國，而除廣東、福建外，省會之有報館者無一焉。此亦世界之怪現象矣。……」（清議報二百冊祝辭）。

有「洋人」與「租界」的都會，才有模仿洋人而辦華文報紙的。梁氏說：「近年以秦、陳、陳相接，惟上海、香港、廣州三處，號稱最盛。……」然而這類操於出身八股的無聊「文丐」之手的華文報紙，內容又怎樣呢？

「……每一展讀，大抵：『泥濱冠蓋』、『嶺峯南來』、『祝融肆虐』、『圖稿不

成」、「驚散鴛鴦」、「甘爲情死」等字樣，闕塞紙面，千篇一律。甚者乃如臺灣之役，記劉永福之娘子軍！團匪之變，演李乘衡之黃河陣！明目張膽，自欺欺人。觀其論說，非「西學原出中國考」，卽「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不臥！……」（同上）。

我想現代有志青年，看着這樣噁飯而又痛心的報紙，也要讀之惟恐不臥！

一八 新興各報述評

報紙的改革，與文體的改革，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當時梁氏創辦「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於上海及日本。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等創辦「湘報」於長沙。歐範、蘇元培、章炳麟、章士釗等創辦「蘇報」於上海。嚴復、夏曾佑等創辦「國聞報」於天津。日本留學生創辦「譯書彙報」、「國民報」、「開智錄」等於東京。張瓚等創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其他爲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在國內、國外創辦了大量的日報與雜誌，如「中國日報」（香港）、「民生日報」（檀香山）、「大同

報「(舊金山)」、「中興報」(新加坡)、「革命軍」(鄒容作)、「慘世界」(蘇瓦瑛作)、「蕩廢叢書」(章士釗編)、「陸沈叢書」(陳去病編)、「黃帝魂」(上海)；及「漢幟」、「漢聲」、「江蘇」、「浙江潮」、「新湖南」、「警世鐘」、「二十世紀之支那」(東京)等。發軔質言，收穫了「報紙改革」的成功。就超越的憲議言，同時收穫了「文體改革」的效果，並且即文體改革爲工具，爲利器，連帶收穫了「政體改革」的成功，以至「國體改革」的成功。

第二章 七國景象與維新初潮

從梁氏誕生至戊戌政變

第五節 續誌



清同治十二年，即公曆一八七三年，梁啓超生於廣東省新會縣崖山附近之熊子鄉。字卓如，後來改字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

這一年，是怎樣的一個年頭呢？中興偉人曾國藩已在前一年逝世了，左宗棠已六十三歲，李鴻章已五十一歲。梁氏的重要師友：李端棻四十一歲，黃遵憲約三十四歲，康有爲十七歲。現代史上主角與梁氏有關係者：亂世奸雄袁世凱十五歲，建國國父中山先生八歲，戊戌成仁六君子，可考者：楊深秀二十五歲，劉光第十七歲，譚嗣同九歲，林旭後一

年。梁氏晚年學友王國維後一年生，弟子蔣方震後七年生，蔡鍔後八年生。後十四年，而今總裁 蔣公誕降；蕪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戴之枷鎖，而地獄底層黑暗之中，始睹一縷曙光之湧現！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梁氏生後的中國慘況

一 亂 禍 根 的 溯 源

此時就中國前命運而言，正如轉巨石於危崖之上，一落千丈的衰頹，梁氏自述說：

「……請首百年以來之事：乾隆中葉，山東教匪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時有甘肅馬明心之亂，據河州、蘭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起，諸將出征皆避功，五十二年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爲名，恣行暴虐，亂機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壘延

鄂、滇、西川、陝西、甘肅，而西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及各擁衆起事。清咸豐元年，八年浙江海鹽蔡牽又起。九年，粵之朱廣合，十二年乃平。十四年粵之鄭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回部之亂又起，凡歷十餘年至道光十二年乃平。同時湖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彫弊，饑饉，而鴉片戰役又起矣。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二年取舟山，復開美虎嶼、寧波、乍浦，攻吳淞，下鎮江。二十二年結『南京條約』乃平。而兩廣伏莽，已徧地而沒無孑遺。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際臨天下之半！而咸豐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誘粵之事。九年，復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據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黨繼逼京畿，危在一髮，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亂，亦已復。血刃者數萬，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新民說：論進步）。

二〇 延類的天災人禍

梁氏未生以前的中國國運如此，禍根延類，梁氏既生以後的國運何如呢？

「……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繼後民教之閭，連綿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割送安南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二十一年割送朝鮮、臺灣，結『馬關條約』始平。二十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金縷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各省，幾至亡國；爲十一國所挾，二十七年結『辛丑條約』始平。……」（同上）。

澆權賊戰爭流血等慘史而言，而且偏重於內亂方面的。

二二 此年的國際形勢及世界大勢

至於就梁氏生後的世界大勢及國際形勢去觀察一下：這一年（一八七三年），美國南北戰爭平定，重告統一，已經八年，「擠入列強之林」了。日本明治即位，維新成功，已經六年了。蘇彝士運河開通，英國據世界海權，已經四年了。普法戰爭終止，德國一躍爲世界巨強，已經三年了。意大利馬志尼、屈黎波的二傑，進軍羅馬，以後卒造成意國統一之基，正在這年。這許多列強，此時都成爲天之驕子，而合力以對付這東亞老朽昏庸而遺棄

豐稔助軍餉。大者即截肢體，小者則割一樹，而中國就無辜受着「車裂」及「凌遲」之慘刑。而小者如「租界」、「租借地」，令始不復敘述。其較大而割一版土者，如神戶條約。

三三三 中國遭受瓜分的史蹟表

廢豐十年（一八六〇） 割東海濱省及庫頁島於俄。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 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塔什干（Tashkand）。

六年（一八六七） 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撒馬爾罕（Samar kand）。

七年（一八六八）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由領藩國布哈爾（Bukhara-Khan）。

重六年（一八七五）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由領藩國基華（Khiva-Khan）。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中亞藩屬浩罕（Kholand-Khan）。

五年（一八七九） 日奉私取我六百年太平洋藩國琉球。

十年（一八八五） 法割我藩屬以來已成內地之安南全部。

同年 英法瓜分我中前半島為藩屬國南轄。

卅三年（一八八六）英英俄我激民建立米梳部朝之稱甸全國。

廿三年（一八九六）日日本割我藩國朝鮮及內省臺灣。

二三八帝俄侵華的陰謀

俄國及英、刺蘇及俄，到二十世紀除夕（一八九九）的前夜，那風聲愈傳愈緊，中國已成爲列強狙擊之肉，只待舉鞭力撻而已。梁君說：

二十世紀末知四支那勝份之票自來已駢闐於西肆。而中國瓜分之圖，已高張於

議院中。二十四（南洋學會敘詞）

明年（一九〇〇）分二十世紀開始，果然空世界十此齒聯軍共陷中國的首都！這真是一開刀大吉的時候了，然而何以忽然又不厭分了呢？別的原因雖有，而其中最大的秘密原因，是俄、日兩帝國都懷着不肖害人的鬼胎、野心，妄想獨吞中國，而暗中加以破壞。帝俄當時的妄想獨吞中國，可以從東三省佔領後絕對不肯撤兵，及後來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二條來證明。

二四 暴烈嗜志亡華的深心

至於日本人家都以爲最近年來才開始當意安想獨吞中國，但在八十年前，當日本還是一個閉關自守、微弱貧困、「頭微鏡下的小國」的時候，已經企圖「巴蛇吞象」，「曲蟻撼樹」，早已想獨吞中國，「爲中華主」了。你或者要吃「驚吧？」

蠻徒豐臣秀吉，我們不必再談。名聞一時的維新首動的志士吉田松陰，不分國界，我，何是仰等敬重他啊！但他在獄中所著的幽囚錄中，明明明白白的說：

「……今急修武備，經略具矣。破略足，則宜開發內諸侯。乘間奪加模、察加、澳都加。諭琉球朝貢，會同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州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

這是第一步驟，但還想步武鑄金之對付南北宋。所以話匣便毫不諱言講第二步驟，說：

「……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滿州，併吞中國。所突於俄、美者，可

取償於朝鮮、滿州……」

你看八十年來日本兇惡的政客與軍閥，所有的「舉一動」，那「一件不按照着吉田松陰的遺志，按譜踏拍在那裏進行！」

還有一個比較吉田松陰時代略前的志士，名佐田信淵。他的名著「混同政策」裏面說：

「……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當今世界萬國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過於中國之滿州者。何則？滿州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其勢之易於擾亂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州，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爲我有，則無可疑也。夫豈但取得滿州已哉！支那全國之羸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指蒙古地）以後，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

我們讀了這種明目張膽的「吞華論」，回頭來看什麼「田中奏摺」內所說的：「欲征服世

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州」，就可不必驚怪，因為這不過是日本八十年來上上下下人人脛誦的一句口頭禪罷了。

如果有人推諉說，這是在野志士的言論。那末在朝諸侯的言論何如呢？諸侯烏津齊彬評論李鴻章的割棄安南事，說：

「……不圖清國一弱至於如斯也！以彼地廣人衆，豈無忠臣義士？而鴉片戰爭以後，政治仍然不整。內有長髮之擾，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請和，天子蒙塵，謂非恥辱之大者耶？我國介在東陲，誠不可不早爲之備。英、法既得志於清，勢將轉而向東。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地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夫清國沿海諸地，關係日本國防者，惟福州爲最。取而得之，於國防有莫大之利益焉。況清人與日本人異，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則無不帖然服從！彼英、法遠隔重洋，尚不憚用兵之勞以取之，況我日本乎。……然清國素以地廣人衆，傲視自尊，視

日本如鷹那！……故我之入手第一著，當以防外夷之攻陷爲上策。或助明末之遺臣，先取臺灣、福州二地，以去日本之外患。雖取此二地，卽我薩隅之兵已足。惟無軍艦，則不足以爭長海上。故當今之計，又以充實軍備爲急圖。……」。

現在也有人說，李鴻章對於安南之役，收拾得如此潦草，結束得如此荒唐，土地割送得如此輕鬆而巨大，竊受中外同聲的譴罵而不卹，正是因爲李氏那時已經秘密探到日本吞華的國策，巨禍將發於肘腋之間，故其外交重點，突然離法而謀日。此說是否正確？現在還無法證明。但安南之役以後，中日二國都開始競爭「新海軍」的創建，那倒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要說當時日本吞華的野心，中國方面完全不知道，那也決非事實所宜有。漢學甚深、道德甚高的犬養毅氏，和孫、康、梁，都是至交。但他也曾親同任公吐出血腥之言，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梁氏有澳洲之遊，往別犬養木堂：

「……犬養木堂（毅）語余云：『日本今無事可做，惟將投身於亞洲大陸耳。本國

……」（飲冰室詩集：壯別二十六首中自注）。

這話是在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的前一年說的。由此可知，縱然中國無拳匪的內亂，縱然全世界列強都要保全中國；而日本的居心，無論有道德、崇漢學的學者，以及吃人肉、亡人國的軍匪，人人都毫不留情地要吞中國而帝中華！我現代多血多淚的有志青年啊！如果你生長在這時候，你將要如何的悲憤切齒、奮發淬礪啊！

第七節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鄉環境

二五 鑄留着悲壯史蹟的——「崖山」熊子鄉

熊子鄉——這梁氏降生的地點，也足夠刺激梁氏一生之榮譽和熱血。何以故？梁氏自己就曾說過：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常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繁華之表數千年，用其地與

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卽余之故鄉也。……余實中國南端之一島民也。……」（三十自述）。

梁氏以一「數百年棲於山谷」而爲「島民」之特質，而自幼卽受本鄉過去「光榮」和「悲痛」兩大紀念之刺激，梁氏一生命運「種子的薰習」，卽奠基於此時。

二六 祖楊上的口訓

他腦海薰習中所受最早、最潔、最純和一生印象最深的，當推他祖父梁維濟的口訓。

「余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愛余尤甚。四、五歲，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營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同上）。

後來，梁氏雖然受「廢黨」所挾持，不能始終追隨 國父以倒滿清，但他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所發表的言論，竟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

「……鄙人誠非有愛於滿洲人也。……鄙人雖無似，一曰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血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國，而并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欲焉！……」（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像這種期確痛快的文章，真可與當時革命黨的宣傳品的筆鋒，交相比美。嚴復批評梁氏實爲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見『學衡雜誌』：嚴幾道與熊純如手書）。雖然未免推獎過甚，然而他的首先發難的功績，實在是不容否認。而梁氏也自說：

「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時事雜論：辛亥革命的意義）。

這話可以代表當時多少有血性的人的意見，雖不可知，但無論如何，卻確確實實可以代表梁氏個人當時的意志和行動。

二七 開始離鄉——睜開眼睛了

童年的梁啟超，對世界總是一個不見世面、孤處山海的「島民」，然則他後來一生的政治、民族、文化、社會等議論，要怎麼樣養成的呢？他雖然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六歲，五經卒業。九歲，能做千言的文章。十二歲，便中秀才。可是天天所埋頭鑽研的，不過是「八股」。雖是他自己極其討厭「八股」，然而不知天地間除了「八股」以外，還有所謂「學問」！他說：

「……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獅子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夏威夷遊記）。

中了秀才以後怎麼辦呢？

許用「外巨學」，始知有段、王詞話之學，大好之。一時肆肆於省城學海。

噫嘻！是則甄斯新語。以訓話、詞章、學問者也。至是乃決捨括括空即八股學，以從

醇於此，詎然不知天地間於訓話、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問」也。其書於二十年前也。

那時盛國所通行的口號，連那權下老婢，都知道的，叫做「窮秀才，富舉人」，科舉成名，天下無不稱中子舉人。那還了得！而梁啟超十七歲就中了舉人，太主考官爲黃燮李燮翁，酷愛這位得舉新貴，入卻認爲「國士無雙」，打破社會地位的懸殊，就把他的妹婿許蘭始梁氏。並且就薦舉着同赴北京去殿試。這會可下了第。好得很哩，如果梁啟超十八歲就中了翰林的話，那堪轟轟烈烈如戊戌政變的主角，沒有梁啟超其人了。而梁氏如不經過十四年生命蛻變那末短期間可泣可歌的雄文，也不會流傳於天地間了。

下第歸上海，購得「滙寰志略」，才知道全球五大洲的形勢及世界萬國的部位大小，原來如此。於是索性把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新書，大部是天、算、醫、工、理、化等著作，深警懂不懂，都擲來硬讀一頓，雖然不能消化，可是新生命和新血液，就此開始灌注入梁

氏的體中了。

第八節 康梁會接——關於思想學術政治的淵源

這裏我們要說到梁氏的老師——決定梁氏半生命運的老師梁鶴，一位過渡時代必須犧牲的失敗怪傑——叫做康有為的故事了。

二八 康有為的速寫

那綽號叫做「聖人翁」或「康聖人」的怪傑，他是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理學名門的宦族太原名祖貽，字廣夏，號長素。少時受業於名儒朱九江先生甚久。這位朱次琦是調和理學上的程朱、陸王兩派而不講考據的學者。康學終生以此為基礎。但康是一位野心蓬勃、開展前進、活潑飛躍的人。而港粵又是西洋文明的精華及渣滓雜湊之地。康的前進慾與求知慾，大快感覺不夠。於是一人獨居在西樵山上四年，把那時譯出來的西洋學說，「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及耶穌經典……」等一類亂讀，又亂讀再讀。

佛經，能翻一噸九遠。便自以爲「學貫天人」，思通六教，包羅古今中外，新舊博通，「內聖外王」的蓋世奇才、通人、大儒了。其實，以他的這樣毫無科學訓練的腦筋，毫無基本科學的常識，一人在山，把西洋科學、印度佛學、中國經史理學，亂讀雜誦，胡思妄想，忽然自以爲「恍然大悟」，說出來那真是「妙不可言」！他不知道這不過是「知識慾的衝動」，而決不是「求學問的正確軌道」。然而因其鶴立於一般「冬烘秀才」、「腐朽大老成」之上，致養成他「予智自聖」的誇大狂態度，不肯隨時代而進步，到底被時代所遺棄而捐軀于京哉！那時候馮氏才二十八歲。

「這天膽勇猛的『聖人爲』，『甲午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即以一語哇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董千餘人，上書申前議。……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類上也如故。舉國流俗笑之、唾罵之，……先生若爲不聞也者。……（國朝野乘）」。他的「熱誠」與「膽氣」，倒真可佩服。

二九 萬木草堂的內容

據氏就在萬木草堂不遠的時候，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門講學。這頗著一時盛名的長興學舍，雖然仍是以前「書院」的形式，而詹德體三育並重和課程的分設，頗有後來文法科大學的規模。他自任「總教授」，「總監督」。另設「博文科學長」，類似教務長。「約禮科學長」，類似訓導長。「干城科學長」，類似軍訓及體育主任。「書器科監督」，類似圖書館員。他們的課本是：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凡學生，入室之初，記簿，每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檢其之，並等不盡之爲之批評焉。」（南遊康先生傳）。

三〇 萬木草堂的教育大綱表

茲將萬木草堂時長興學舍的教育大綱，造一學表如下：

梁氏因陳千秋（通甫）、曹丕泰（著偉）二志士的介紹，脫離了陳腐舊時的學海堂而轉學入這新鮮自由的長興學舍，且驚且喜，就在這樣的「學風」與「學科」之下，受深刻薰染者四年。

第九節 梁氏獨立事業的開始

三一 中國新青年的羣英會——湖南新政開幕

四年以後，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被察使黃遵憲、提學使徐仁鑄，前使江標，厲行新政。輔助他的，有那時號稱「四公子」之二：陳三立、譚嗣同，和在籍名流熊希齡等。爲培養新人材起見，特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三人總主學務，梁氏又爲領袖。所有一切的學網、學課、學風，都是脫胎於長興學舍而來，稍微加以變化罷了。

三二 長沙時務學堂的內容及其貢獻

何以證之？梁氏記「南溥先生長興學記」，演其始教之言，說：

(一)立志 (二)養心 (三)讀書 (四)窮理

(五)經世 (六)傳教 (七)學文 (八)衛生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而他在四年以後主辦長沙時務學堂時，所公佈的學約也說：

「……一曰立志。……二曰養心。……三曰治身。……四曰讀書。……

五曰窮理。……六曰學文。……七曰樂羣。……八曰攝生。……九曰經世。

十曰傳教。……」。

「……凡學者每人設劄記一冊，分『專精』『涉獵』二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登新證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問區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每剛日，由教習隨舉西書格致淺理，或目前事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每柔日，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皆以筆談)。……每月以數日為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劄記冊，在堂互觀。或

有所聞，而互相批答。上下談論，各出所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時務學堂，……國中學校之嚆矢。……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爲命誘生作劄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劄記時，師在相與坐論。時吾儕方辭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視而大譁！羣起掎之。新舊之聞，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御史某（按卽楊崇伊）刺錄劄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時務學堂劄記彙卷序）。

在這樣一種不拘形式，而朝氣蓬勃、精神充沛、樂趣的、進取的學風之下，自然能夠造就出非常奇偉的人材來。當初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庚子漢口革命之役，教習唐才常率領學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璠、蔡鍾浩、傅茲祥等二十餘學生，受着孫、梁共同的指揮，聯合會黨舉義兵不成，踏着戊戌六

潛子仁的碧血，而碎首成仁於陰賊張之瀾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謂「庚子六君子」！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已去了一半。那時四門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良寅，只有十六歲，大家都很愛他，他便是我中華民國建國偉人中的一位，民國護國之役的元勳——蔡錕將軍。門徒中最窮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開國時期，終身致力於教育事業；他在中國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學界建設的成績是決然不朽的。此外軍事學家蔣方震（百里），也是那時四十門徒之一。其餘也不必枚舉。總之，這樣一種「設備不具」的學堂，竟培養了如此偉大、質量俱優的傑出人材，真是收穫着「樂育英才」最大的成功。

我們試把其餘通都大邑或租界上所設立着的「洋樓官學堂」，拿來做一個對照。以「樣子」論，他們是精緻摩登。以內容論，他們是：

「……各省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半皆竣工於鑽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太員』也。學堂之教員，大半皆『八股名家』，『七編甲第』，武斷鄉曲之鉅紳也。其學生之往就學也，亦不過曰『此時世裝耳！』此終南捷徑

耳！與其從事於閉房退院之詩云、子曰，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 A B C D。考選入校，則張紅燃爆，以示寵榮。資派游學，則苞苴請託，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第一章，而將來為一國教育之淵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潮渦乎？……」（新民說：論進步）。

無_下乎嚴復、周樹人（魯迅）等，都要逃出海軍學堂，章士釗、穆湘楮、胡敦復等，都要逃出陸師學堂，此中癥結，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三三 啓發新智的第二步驟——創學會

以上是敘述梁氏青年時代承康氏作風，所推行「維新」實際方法之第一步驟——辦學校。

辦學校，是專以培植繼起的少年子弟，是儲才以留待將來之用的。如果要急切改造一般成人的智識的頭腦，啓發目前蒙昧無知的社會，那末當另求方法。康、梁所應用的第二步驟是創學會。

會社，倒是中國固有的國粹，明末士大夫組織的復社、幾社、應社、讀書社，以及其他的××文會、××文社等，真像叢林一樣，矗立着，但都被滿清入關後用「殺頭的壓道機」來壓平了。到康有爲乃重新感得：

「……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網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遭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南海康先生傳）。

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也簡要的敘述：

「……康氏宣傳主義的方法，首先就是創立『學會』。……他在廣西講學的時候，曾經創立一個『桂學會』。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組織『強學會』；他就抓住這個強學會，推張之洞作會長。袁世凱也是強學會的贊成人。又設分會於上海，北京的強學會。並附設強學書局。……御史楊崇伊受人嗾使，說強學會的宗旨不正當，隨即奏請把他封禁了。……後由御史胡宇辰奏請就強學書局改設官書局，

李端棻又奏請推廣學校，將官書局推廣改爲京師大學，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保國」）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四章第三節）。

強學會的後果，鉅大難量，雖爲朝廷所封禁，卻正抬高他自身。

「……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十學者不復以此爲大難矣。……」（南海康先生傳）。

梁氏所記，與李氏稍異，他說：

「……乙未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者南海先生，贊成者：陳熾、沈曾植、張孝謙、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自述）。

十自述）。

這是可以補充李氏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的。強學會封禁了！可是，不久（一八九七年丙申）德國強佔膠州灣的巨波又壓過來了！全國的文人士大夫又沸騰起來，「保國」！「保國」！這樣地赤手空拳，高聲大賊。康有爲緊緊抓住這時機，在京師號召「保國

會。這誰都不便再說「宗旨不正當」的鬼話了呢？於是難民就把保國會的組織，儘量推廣到各地方行省去：

「……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發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刷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學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鏡寰爲蜀學會之領袖。君（林旭）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戊戌）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士大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關係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林旭傳）。

三四 長沙南學會概述

正在這同一時間之內，陳寶箴、黃遵憲、徐仁鑄在湖南推行新政；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在長沙講授新學，汪標、陳三立、熊希齡等在夾哺維新。這一班人受到北京如此緊張的電報，那有不立刻響應之理！於是湖南的「南學會」大放光彩的成立起來了。譚嗣同

被推爲南學會的會長，有聲有色的慷慨論天下事：

「……君（譚氏）……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起，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羣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會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譚嗣同傳）。

看了上面的敘述，知道這南學會的作用，確係比衆不同。牠的本身的意義，是「推行地方自治機構」及「政治學習」。而就這「地方」的區域性質而言，那又不叫湘學會而叫南學會。目的在「合南部諸省」，不過「先從湖南辦起」。如果真能容許牠辦到「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八字，那末牠兼有「立法權」與「監督權」。充其量「南部諸省」早不是清廷所有了。可是，天下事決沒有如此簡單順利的，不上半年，反動的舊勢，如冷齋、熊燾約此

厲怒吼奔，這些燦爛微弱的曇花，一霎兒煙消雲散了。

三五 「明」「暗」二力的閃電戰

戊戌（一八九八）八月政變的失敗，中國以前所有一切的微光與微溫、種子與幼芽，都沈埋在冰河深淵中了。只賸幾頭「寒冰地獄的鬼王」，——那拉后、榮祿之流——凍血淋漓，在刀山上嚼中華青年的嫩骨！舉頭一盞，但見一面是無數；赤身裸體，遮着紅肚兜，畫着八卦，挪着混天大旗、引魂幡、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三尖鋼叉、八寶法物的怪東西，蠕蠕而動，到處找「洋人」來殺。這就叫做「義和團」。一面是無數怒髮衝冠、悲憤填膺的青年，懷着炸彈、手榴彈，甚至可以說是提着自己的頭顱，踏着前人的血迹，前仆後繼的起義，這就叫做「革命黨」。除了這二種實際行動的人物以外，赤手空拳「康、梁式」的維新志士，在國內已無活動的餘地，只有亡命到海外去慷慨談天下事了。

以後所有的「學會」，都祕密含有革命的使命，與前期的學會，性質根本不同。公重

上書式的最後一次集會，是庚子年上海張園所召開的國會，算是前期式學會的一個結束。

「當唐才常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時，拳亂方始萌芽。未幾，改為『自立會』，謀在長江一帶起事。及至六月拳亂大作，北方名士如嚴復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國黨隱晦名號，煽動在滬各省的維新志士，開會於張園，名之曰『國會』。到會的名流，有：容闈、嚴復、章炳麟、宋恕、吳葆初、張通典、狄保元、馬相伯、張元丞、文廷式、沈蕙、龍澤厚等，共約數百人。推容闈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開會的時候，章炳麟當眾把辮髮剪去，表示對於滿清決絕，頗箴勸一般人耳目。其實這個會，參與分子很複雜……大多數會員，不過震於『國會』與『民權』等新說，乘興來會罷了。……」（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六章之節）。

此後集會的中心，全中國都移在上海租界上了。而會中的主角，大抵都受有「顧父的感召，帶有革命思想的」。譬如（1）戴元丞、秦力山……等創設「新社」。（2）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等創立「中國教育會」。（3）吳敬恆、孫元培等創立「愛國學社」。

(4) 陳法病、劉光漢(師培)等創立「南社」。(5) 鈕永建等創立「華國民教育會」。(6) 章炳麟、徐錫麟等創立「光復會」。黃興、宋教仁、楊篤生等創立「華興會」。那都是朝宗歸海於「與中會」的。

三六 推行維新的第三步驟——辦報紙

康、梁因戊戌的打擊，在國內所經營創辦的學校與學會，既掃地無餘，那末他們第三個步驟是什麼呢？是辦報。

「報」——本來是中國流行最早的。歷代的「邸抄」，就是政府公報。至於現代新式報紙，那末濫觴於鴉片戰爭以後若干年，香港及上海僑居外人所辦之報紙。康有為已經明白知道：學校、學會、報紙，是三位一體，互相爲用，缺一不可的。所以當在北京辦強學會時，特派梁氏辦報，那時所辦的報，艱苦卓絕得可敬，而簡陋幼稚得可笑。

「……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苦當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強學會，今大總統袁公，卽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最初着

手之事業，則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彙報事交諸鄙人（梁氏）。當時固無自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託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爲一數百字之短文。……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託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嗣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言遽起，送至各家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初歸國演說辭：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這一事，是梁氏平生新聞事業開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國有正式意義的新聞開始的第一頁。梁先生晚年還親自對其昌說：「當時雖在極端艱難困苦之中，而興趣極高。有時木版雕刻來不及印，甚至間用泥版凹文代印的，其可笑到如此，而同人等對之皆津津有至味。對於這報紙熱烈幫助的，還有你們浙人張菊生（元濟）、汪伯唐（大燮）、孫慕韓（寶琦）

三公」。事隔三十年，梁先生對我講述這段故事，還是眉飛色舞。因為那時的梁氏老早已經明白：「學校的對象，是培植青年後起人材。學會的對象，是聯絡成年智識階級。報紙的對象，是啓發社會一般民衆」的原理了。所以京師的強學會，及「中法公報」，被封禁了，但這是初薄之潮，豈是人力所能遏制的！他們就轉其帆以向上海。

三七 強學報與時務報

上海的強學會分會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呢？初時由會中發行一種「強學報」，經濟的支持是靠張之洞的。後來因為這「強學報」上常常不用「大清光緒」；「紀年，而用「孔子降生……」紀年，這雖然可以說是模仿公曆之以耶穌降生爲紀年，但是把位張大帥駭慌了，不得不勒令禁止。這班維新志士，鄒翼甫、徐勤等名義發起，總編「時務報」。公推梁氏任總主筆。梁氏得以自由發揮其文豪的天才，也就在此報。於是聲名隆起，甚至並駕齊驅，而曰「康、梁」，也就在此時。更有一件趣事，梁氏的晚年學友——國際史學權威者

王國維，此時正在時務報館中當一名小書記，還沒有資格和梁氏對面談話呢！梁氏說：

「丙申二月南下，得數同志之助，乃設『時務報』於上海，其經費則張文襄（之洞）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勞工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少年氣盛，衝突愈積愈甚。……」（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明年（一八九七）冬天，梁氏反抗資本家張之洞之壓迫，便飄然遠行，溯江而西，到長沙去大會羣賢，轟轟烈烈地推行新政了。

又隔一年，便是戊戌（一八九八），梁氏重到北京，暫時脫離言論文筆生涯，參與實際政治運動，而演出一幕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血塗永不磨滅的悲劇，就是人人所週知的所謂「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了。

第三章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

——自戊戌變法至梁氏亡命



戊政變——關於這一件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我們現在處於時勢境遷是非公出之後，應該站在「客觀」的地位，好好地把握這件要事，平心靜氣，探蹟索隱，做一章「公平」「正確」的史文，以取信於後代。

第十節 促成戊戌變法的原因

三八 綜述

今先簡要闡述戊政變的原因。原因甚不簡單，為提綱挈領起見，可先分為「外激的」、「內根的」兩大類：

(甲)關於「外激的」原因，又可分爲「遠因」、「近因」兩大組：

(乙)關於「內根的」原因，亦可分爲「遠因」、「近因」兩大組：

茲分別備述之。

三九 外激的遠因

(A)關於「外激的遠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由於中國之閉關政策。康熙時代，那時西方的文藝復興，科學發達，都還不久。康熙帝極力提倡歐洲文化，親自學習拉丁文及代數，大量歡迎明末以來挾其科學而來傳教的、智德俱高的教士，一時中國吸收西洋文明，呈蓬勃之概。至少不在彼得時代的俄國之下。使能繼續遵循此軌道，則中國之科學化、工業化，要提早三百多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文化地位，後來決不至墮入地獄的屈辱！不幸，釀弄中國命運者——雍正，因爲他私人皇位的暗爭，無端牽涉到宗教團體的暗爭。他恨一班西洋教士，幫助他「文明而又仁慈」的政敵哥哥，接位之後，把西洋的文化人，悉數驅逐出國！兩扇大門一閉。從此以

後，中華全國成了絕世的孤島，全體民族成了伏居土穴的鼯鼠！世界天天在環圍的進步，而滿清宰制下的中國，「夜郎自大」，煥然自己的文化，在那裏閉着眼睛自吹自擂！譬如戴東原，這樣自驕自誇的學者，竟說「中國古代的算術，高出於西算！」對於西洋一切一切的進步與發明，當然絲毫都不知道。郭嵩燾說了一句「現在的夷狄也有數千年文明」的話，京師的士大夫憤怒得發了狂！一八九七年（丁酉），意大利學者馬可尼（Marconi）氏，已經發明無線電了；而中國，也居然自稱「學者」的葉德輝，正在同時大講「五行之位首東南」，「五色黃壤土，土居中央；中國人是黃種，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位！」等童話——長鬚鬚老頭兒所說的無恥又無味的童話。如果長此閉關下去，再昏昏顛顛的睡一千年，那末又當別論。可是這緊閉的大門，給英國「海盜型」的鴉片商，用砲艦來轟得七穿八洞！逼迫你允許臥榻之旁最肥美的所在，不客氣地由他們興家立業起來。辱國喪權的憤慨以外，單就這三百年來文化的飛躍與落伍，雙方對面的對照，美醜之別，不是買，都要感覺到無比的自愧與難堪。尤其是南方各省為甚。不過這批八股文人，智識太

低，自私太重，弄無國家民族的觀念，合羣愛國的習慣（這是要殺頭的），從沒有偉大不怕死的民衆領袖，爲之代言，宣發組織，領導，來實地行動罷了。那時忍着難堪之恥，稍有血性的文人，正苦於國運無首之時，康、梁、譚等恰恰適合那時，文人階級，事大膽，不怕死的領袖。所以康有爲第一次在明楊椒山先生投筆爲厲集公書會上，聯名者約二千人。戊戌政變，可以說是閉關以後，中國文化突然落進極度刺激的優秀民族，必然燃起的鬥爭。

(2) 由於鑑於俄皇大彼得西化富強的欲羨，康氏第五次上書中，已略明自掘廢障三策。上策——第二策——是：

「取法於俄、日二國，以定國是。」

在大彼得以前不久，蒙古人奴役下的俄國，那時還是榛莽未開化的民族。大彼得正與康熙同時的，因他的不顧一切，實行歐化，居然二百年以後，躋于世界列強之林。實食中國的新土——鞏固中亞細亞及西伯利亞，而反視中國仰之爲文明上邦。蓋當時是朝敵中國辦法

續新的一个有力因素。

(3) 由於列強之集中環攻，自從普法戰爭以後，歐洲保持四十年的武裝和平。雖然他們的帝國主義，一天高漲一天，但是他們全部「貪慾的觸鬚」，一齊伸展到遠東的老大中國來，這是他們一致認為肥美而又豐饒一塊神祕的大地。

「……歐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天府也。世界之天府，當與世界共之，非一種人之所得私也（此歐人瓜分主義）。亞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亞洲之中堅也。並洲之境壤，當亞洲自治之，非他種人之所得攘也（此日本獨吞主義）」（論日本東支政策）。

而日本有浮田和民者，著「日本帝國主義」一書，公然大聲提倡日本獨吞中國，他說：

……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大臣、政黨論客、學校教師、報館筆員，乃至新學小生，靡不嘖嘖賈，莫不口其名而醜視之，講其法而實行之。試問今日茫茫世界，何處有可容日本人

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

這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如七八猛獸，環伺一牛。戊戌政變，是這潛力尚大的牛救亡鬪存的
一吼。

(4) 船堅砲利政策之失敗 遠在鴉片戰爭結束時，魏源已經深深感到外力壓迫之可畏，所以他作『海國圖志序』文說：「是書何以作？曰：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在洪楊之戰時，就有一件重要而也有趣的故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林翼）麾下爲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盼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瘥，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閏丹初（敬銘）尙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

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薛福成：「庸齋筆記」）蓋臣憂國條。按後來閩敬銘供給創辦海軍費，最爲熱心，殆卽根此）。

稍後李鴻章借戈登大砲之力，平定江南。他致書於曾國藩說：

「西洋炸砲，重者數萬數千斤，輕者數百數千斤。戰守攻具，天下無敵。……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砲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砲輪船，漸能製用，遂與英、法相爲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

這西洋「船堅砲利」的實力，是爲胡林翼、李鴻章等一班中興元勳所親自嘗到滋味的了。於是急起作「皮毛」的模仿，譬如同治四年，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五年，左宗棠設馬尾輪船製造局於福州。九年，曾、李又設北洋機器製造局於天津等。李鴻章的大腦中，自然充滿着：「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狻狂之俗！」（李文忠公奏議）

所以只要：

「……中國但有開花大砲、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與曾文正公書）。

白晝在那裏做這樣「黃粱大夢」，你們不要笑痛肚子。這一種皮毛維新適足更養成驕惰，藉藉不察虛的弊病。所以梁氏嚴格地批評李鴻章所行的新政，說他：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有清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李鴻章傳）。

在這樣的政治惡習下辦出來的「船」那裏會「堅」，「砲」那裏會「利」！「砲彈」裏面所裝的是什麼東西，李鴻章自然是不會知道的。可是，在同時模仿新法的日本還有「鋼鐵船無情的對照：駐英國公使郭嵩燾，報告說：

「……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者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十九人。嵩燾所見有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奉降為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尚書恩慶葉歐摩，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行之。」

而學兵法者絕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郭鏡仙集』）
上李甲堂書。

不錯，中國些微有一點遠見的士大夫都看透了那些枝枝節節的「船砲政策」絕對無用；而想從「立國之本」的「各種創制」上，來一番徹底的改革與維新。這就是醞釀了饒年的維新思想，造成「戊戌改變」的原動力所由來。

四〇 外激的近因

(A) 關於「外激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日本維新成功的鼓勵，此項不煩詳述。

(2) 由於甲午戰敗國恥的教訓，以自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子孫文明神胄的堂堂中華」大國，而戰敗於邊僻海島的「蝦夷」，這臉在地球上真是丟得又醜又苦！全國上下「五分鐘熱度」的血液，確曾一度沸騰。尤其身居九五的少年皇帝「溥儀宗，真和明末的崇禎皇帝一樣，手忙腳亂，亂找宰相找到日本去了。日本變法

繼新、轉弱爲強、打败中華、吞併朝鮮的元功首相是伊藤博文。戊戌的前一年，伊藤博文適個人來華遊歷，中國的可憐士大夫不管「三七二十一」，譁然主張「硬留伊藤博文做中國宰相」。竟有這樣的笑話，而居然掀動皇帝！

「清季外交史料」云：

「光緒二十四年秋，伊藤來華時，一殺士大夫……多主借才變法。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奏請召見伊藤」。

其奏曰：

「……應請皇上於伊藤甫來之時，卽明降諭旨，……令其預備召見。……皇上於其進見時，宣中、日和睦之誼，詢彼國變革之序。於內政、外交，兩有裨益。……」（卷一百三十四頁十九）。

貴州舉人傅夔，索性奏請留伊藤爲相，以行新政。其奏曰：

「奏爲維新事重，執政無人，請破除成見，留相伊藤，以聯日本，而行新政。」

事。……臣何以謂今日中國借助憲法，莫如伊藤爲宜也？日本，同洲之國，本與我同。伊藤又日本中興之名臣，而首贊維新之治。一切制度憲法，皆其手訂。……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可否……懇祈留相伊藤，借助憲法，以行新政；並請預訂年限，以操『用舍在我』之權，出自聖裁。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軍機處檔案）。

當時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無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環顧全國的茫茫無才、渺渺無望、束手待斃的窘態，真是由這一點上流露得深刻、活躍。上述二奏乃是「病急亂投醫」、「白晝做大夢」的嘆語；然而光緒皇帝居然召見：

「當伊藤一行覲見光緒帝於勤政殿，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來到貴國，係爲漫遊。本圖蒙陛下垂見，殊爲光榮。恭維陛下改良舊法，力圖富強，此於保全東亞局面上實有重要之關係。……（中略）』光緒帝說：『貴國維新以來之政治，爲各國所稱揚，貴國對於祖國之功業，實無人不佩服』。伊藤答：『過蒙獎諭，萬不敢當。臣不過仰體我天皇帝陛下之聖謨，聊盡臣子之職分耳』。光緒帝說：『貴我兩國，地勢

上同在一洲之內，最親最近。目今我國改革，迫於必要。朕願聞貴爵披瀝其意見，請貴爵將改革順序方法，詳細告知總理衙門王大臣，予以指導。伊藤答：「敬奉諭旨。王大臣如有諮詢，臣依實際所見，苟有利於貴國者，必誠心具陳。」（下略）

（平塚篤：「賴伊藤博文秘錄」頁二二六至二二九）。

這一幕有歷史性價值的喜劇，足以證明光緒帝對於變法維新的意志如何的急迫，而尋求人材之失望又如何的悽惶。好了，隔了半年之後，有了全國文人的領袖——六度上書、名震中外的康有爲，又有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一班得力的幹部，徐致靖推薦了張蔭桓推薦了，師傅翁同龢又說白其才勝臣十倍了。這還不是中國的伊藤博文嗎？梁、譚、楊等一班羽翼，這還不是中國的巖倉、大久保、木戶之流嗎？何必「與虎謀皮」，借材於四年前的國仇呢？所以光緒帝得着康、梁、譚等，真是如獲至寶！縱然康氏所上的書內有：「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大逆不道之言，帝仍一笑置之。說「康某何不顧生死方術，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反而更加器重。所以戊戌政變

可憐爲甲午戰敗後的教訓所促成必然的結果。

(3) 由於瓜分慘禍的迫切，光緒三十三年（即丁酉、戊戌）¹，全世界瓜分中國的陰謀與計畫，已達於最高潮了。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無論如何不撤。²「德帝張甚貪慾的餓眼」，向遠東找殖民地不得而焦躁。恰好一八九七（丁酉）年，山東膠州殺了二個德國傳教士，德帝就把它做成驚天動地的文章，因而奠定了歐、日各國瓜分中國的局勢。³蔣總裁著「中國之命運」，對於戊戌「年瓜分的實情與危機」有詳盡詳明的敘述。⁴

「(甲)英國在甲午之前，列強已有在中國領土上畫分『勢力範圍』的先例。

英國於割取香港之後，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中英退回舟山條約，即明定此條約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的字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續訂界務及商務專約，亦明定清廷「不將孟連與江洪之空地或岸土讓與別國」。甲午之後，光緒三十四年中英威海衛租借條約畫威海衛爲英國租界地，九龍租界條約畫九龍爲英國租界地（按租借期均九十九年。九龍問題至今未解決）。光緒二十五年，英俄相約：畫長江

流域爲英國建築鐵路範圍，這時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乙) 法國 法國佔據越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與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光緒二十四年又取得「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在這個時候，他先後取得長龍州鐵路，建築滇越鐵路及開採廣、雲南礦山之權。光緒二十五年，他又與清廷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畫廣州灣爲其租借地（期限也是九十九年——其昌註）。

(丙) 德國 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膠澳條約，畫膠州灣爲德國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這是開全世界破天荒的先例——其昌註）。並允德國建築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礦產。

(丁) 帝俄 帝俄於光緒二十二年，與清廷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合同與東三省鐵路合同，畫東三省爲其勢力範圍。復於光緒二十四年租借旅順、大連灣（這是抵制德國勢力擴張而急起直追的，所以也效黎期限爲九十年——其昌註），並以續約取得

旅、大一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畫分長城以北，爲帝俄建築鐵路範圍。

(戊)日本。日寇於佔領我澎湖、臺灣以後，於光緒三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讓福祿省及其沿海一帶與他國」的保證。……「中國之命運」第二章頁三一至三二。

總括於是在總結時，嚴肅的誥誡全國：

「列強畫分中國各地爲他們的『勢力範圍』，亦就是作瓜分中國的準備！瓜分的慘劇，雖未實現，而路礦、工商等權，已經被列強分割淨盡了！」（同上頁三二）。

瓜分的實禍迫在眉睫，所以在戊戌（一九九八）的春天，康氏的活動中心保國會，連張之洞、袁世凱……諸人，都願意做發起人或會長。二個月以後，在野的怪傑都有爲，已一舉而爲帝皇心腹，最有權力的無冕宰相了。

(4) 鑑於土耳其不變法而衰弱的覆轍，當時連羸弱的藩屬小國如暹羅也努力奮起，變法圖強。獨有近東的土耳其，遠東的大清，三個老大病夫，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還受着做世界列強分割肢體的「解剖對象」！這算是懸在中國對面一方鏡子。康有爲所選定的「十一」突厥（土耳其）衰亡史、波蘭滅亡記」等歷史，聽說光緒帝讀之，有時至於淚下的。變法的決心，乃愈益堅定而迅速。

四一 內根的遠因

(C) 關於「內根的遠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乾嘉以來養成政治上傳統惡習的潰決。滿清中葉以後，政治、社會各方面不可收拾的腐敗，已敘述於第一章，此不復及。至於政治上的惡習，也由於清初對於漢官吏壓迫逼得過甚所致，一件政治如果發生毛病，漢官吏只要參與絲毫意見，就得負連帶責任，「革職」、「查抄家產」、「譴戍」、「斬決」、「妻子發功臣家爲奴」！連珠似的「天威」下來了。久之，養成漢官吏發切三項求生存的秘訣：「是不負責」、「是蒙蔽掩

飾。一位終身平穩的宰相八十歲做壽時，許多門生拜請「官運亨通」的祕訣：他說這是千金祕方：「多碰頭，少說話，遇事莫出主意」。果能守此三訣，定可保證由少年時的部郎，升到龍鍾時的宰相而毫無波折。故「不負責」三字，清代「官場經」中的天經地義。祇到上下叢蔽的惡習，我先借用龍啓瑞的一封信來看看：

「……抑某竊有進者……今之督撫，不肯擔持處分（不負責），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蒙蔽）。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飾之，使逆知吾意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真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望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爲督撫者，……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借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龍啓瑞：「上海伯言書」）。

地方官吏，被中樞逼誘而養成「不負責」與「蒙蔽」的惡風如此！中央方面本身如何呢？

雍光時的首相曾振鏞，曾奏說：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違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執其細故之外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爲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

這是教皇帝以蛇虺爲心、暗箭殺人、以吃熱血青年的陰毒惡計。當然是納用的，繼任的宰相程彰阿，尤爲不堪！以致與穆氏同樣地位的大學士王鼎，欲揭發穆氏的奸狀，乃至「先自殺」而後「尸諫」，慘到如此！然而他尸諫的遺疏，還是給穆黨威迫利誘的奪去，換一個不相干的假遺疏，真更慘了（見薛福成：「庸齋筆記」蒲城王文恪公尸諫條）！這類惡風，曾國藩名曰「掩飾彌縫，苟且偷安」。這種「蒙蔽」的結果，不但國秦、王豈望、陳輝祖、郝碩、伍拉納等貪款至數千百萬，皇帝不知；甚至如和坤的貪污贓款至黃金八萬萬兩，抵全國國庫十年的總收入！在未抄以前，也還蒙在鼓裏呢！這「偷安」的景象，如廣西巡撫鄧祖琛，在洪楊已起時，還在那裏飲酒賦詩。而兩廣總督葉名琛，在英軍攻破廣州時，

正在那裏「敲木魚念佛」。——粵人名之曰「六不」：謂「不職！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由於官場而影響及民間社會，於是清末中國社會做人的金科玉律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吹燄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飯吃三碗，閒事不管」。而「好事之徒」「生事之輩」，成爲詛罵危險分子的代名詞。於是數百年骯髒、踉蹌、齷齪、腐爛，一起積蓄壅滯、醞釀發酵起來，全中國成了一隻腥穢沖天的臭水缸！浸在臭水缸裏的，凡是血液清潔的青年，人要決破這缸而出。所以世人要「無爲」，康氏偏改名爲「有爲」。世人要「做大官」，而國父偏教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世人教人「不要生事」，而國父偏教人「你去找事做」等例，這都是要把三百年來全中國壅積的腥臭，來一個通氣、決口、洗滌、掃蕩的工作。但工作的方法手段不同：康氏所領導的「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乃是一種通氣、決口的部分洗滌工作，所以必然短期內失敗。而國父所領導的「民權革命」、「復興中華」工作，乃是根本傾覆這臭水缸，大家跳入新的空氣陽光不流之中，所以會久

邊的成功。

(2) 由於窺破滿洲民族能力的減低，滿洲民族初人關時，挾其兵農合一方武之氣，平流寇，平「忠義的前三藩」——弘光（福王）、隆武（唐王）、永曆（桂王）；平「叛逆的後三藩」——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摧枯拉朽，當之者靡，明人驚為神兵。及至康熙帝，平喀爾喀（外蒙全部），平準噶爾（新疆全部），平衛、蒙全部，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以後，那末全亞洲都驚訝洲八旗兵為神兵了。中葉後的清兵，憑其「神話式的威力」，倒仍可以鎮懾全亞；但若一按其實際，則紙老虎已經泥水蒸餾，不堪一擊了。不必到道光時鴉片戰爭，這紙老虎才土崩泥潰，即在嘉慶時「八旗兵」腐敗無能的狀況，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稻葉岩吉「清朝全史」記嘉慶初清兵剿川、楚教匪的情況云：

「常備軍之腐敗，……不但『八旗兵』已也，『綠營』腐敗，亦復相同。當交戰時，雇兵、鄉勇為先鋒；漢人之綠旗營次之。其素稱驍勇絕倫之滿洲兵、吉林兵及遼寧兵在最後。賊軍亦然，亦驅難民以當鋒鏑，真賊在後觀望。『鄉勇』與『難民』交

賊，而「官兵」與「賊兵」不相值，倘鄉勇傷亡，匿而不報。或稍得勝利，即取以為己功！然與賊會之時甚稀，多不當賊鋒，如某某將軍（按卽永保），僅尾追而不迎擊，致有「迎送伯」之綽號。甚至地方村民，豫備糧餉，請其出兵，拒而不納！常求無賊之地駐軍！……。

這就是乾、嘉全盛時八旗精兵的「武功」！再看看他們的「軍紀」：

「……軍中費用之侈，駭人聽聞，據當時從軍者言：兵餉多爲管糧員所侵蝕，實際待遇士兵甚薄。聊舉一例：時有建昌道有作瑞者，侵蝕五十萬兩。但非其自貯，不過用以延諸將帥宴飲而已。嘗於深僻荒麓間，供一品五六兩之珍羞。一席至三四品之多。有某尚書初至陣中，彼贈以珍珠三斛，蜀錦一萬疋，他物稱是。……」（「清朝全史」上，第四十九章）。

在這乾、嘉之際的征剿川、楚教匪一事，已可顯著的證明滿、漢人材能力的高低。不必等待洪楊以後湘、淮軍的興起。從乾隆末年剿教匪時，負責平匪的滿洲大帥，如湖北都統

你鎮守湖北，總督宜綿請伐陝西，額寧英掃蕩四川，不但無一不敗，且具有大匪禍！據
據八、九年，而最後平寇教匪的，最勇猛無敵而亦最勤勞立功的，乃反出於漢族中新起
來的楊芳、楊遇春二將軍。此時已透露滿、漢兩民族「武德」消長的徵兆。至于鴉片戰爭
時，八旗兵士虜瓦潰的醜狀，甚至使英軍吃驚的。王鈞曾記當時八旗兵的會況說：

「……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後，喧嘩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
姓，指爲逆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尸。……盡營十三行，背負肩擔
而去。碎率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百姓以兵不饒賊，反阻民勇
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王鈞：「金臺浪墨」）。

漢民族初時對於滿族武力的畏懼，掃地無餘，已由「輕視」而進於「鄙視」，尤以粵人爲
甚。所以秀才、舉人等白面書生，也竟敢明目張膽起來要求改變「祖宗的成法」，以求國
家的生存。這是戊戌政變時能得國內多數智識分子同情與影響的緣故。

（3）由於洪楊亂後實際政權的轉移，因洪楊之亂及其平定，而清代實際政治權力，

暗中轉移甚大。以穩戢說，大權分於漢族。以改制說，大權分於地方。正當洪楊勢盛之時，八旗兵的無用，固然是勝笑天下；而滿洲官吏之無能，也頗可道蓋後世。此時正是肅順當權時代，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那時滿人的洩氣，漢人的方興，這場大難，非漢人絕對不能平定，力勸咸豐帝重用曾、胡、左等一班新人，賦予相當權力，使之立功。薛福成會說：

「……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法盡善，求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官文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轉告郭嵩燾。郭公聞之大驚，求救於肅順。……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

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蕭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文襄勦望遂日隆焉。』

（「庸賢筆記」蕭順推服楚賢條）。

到洪楊平後，這漢、滿兩族政治能力的實際競賽，結果揭曉，相差得實在太遠了。自此以後，滿人所死力獨霸、絲毫不能的政權，不得不被漢人分去了一半。至於中央政權被分於地方的因果，李劍農說得很明：

「……在洪楊戰役期中，許多人的巡撫，總督位置，全由軍功取得。一面作官撫，一面帶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等不計其數。……此後的督撫，不惟有領兵之權，並且兼有隨意編練軍隊之權。……地方編練軍隊，雖須奏明，……皇帝因為急於平亂，只要地方有辦法，沒有不裁可的。裁可後即由各地方驅吏自由施行。需要補充邊疆大鎮數時，又用同一辦法，一面奏報，一面辦理。」

將軍、淮軍都是由此種程序成立及擴大的。……概括起來，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此期中的變化，不外兩點：一，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軍隊由單一體「化爲」多元體」，中央失去把握之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二章）。

戊戌政變，換一個方向的想法，也可以說是漢族和平的政治革命，非在上述的形勢下，是沒有發動的可能。上述的實際形勢，也是戊戌政變一個最大的誘因。

（4）由於咸同之際宮廷政變的結果，清廷之亡，亡於太后那拉氏一人，這是天下萬世的公評。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太后）本爲咸豐帝的侍妾。精通文字，小聰明而性險刻。咸豐帝已深惡之；帝病於熱河，恐身終那拉氏后造禍，半夜與董福祥議，先行賜死。時無弟三人聞者，不意太監李蓮英在窗外守夜，聞之。宮門已鍵，爬狗洞而出，密告於那拉氏。那拉氏即於半夜叩太后寢宮，哭訴求救命。明晨，咸豐帝朝其母，太后大怒，責其何以無故殺人？帝愕然，力辯其無。此事遂寢。故那拉氏終身恨肅順入骨，而愛李蓮英入髓。又據「春冰室野乘」所記，咸豐帝實爲那拉氏所毒弑；帝臨崩時，有人在窗外開帝作怒恨聲，

運降翠兒！翠兒！你好忍心！」翠兒是那拉氏的小名，似乎咸豐帝已發覺中「翠兒的毒手而死的。這翠兒可偏偏生了一個兒子載淳——同治帝。正后無子，後來稱「東太后」。那拉氏因爲是同治帝生母的緣故，後來稱「西太后」。咸豐帝崩後遺詔，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端華胞弟）及軍機大臣中：兵部尚書程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領鄂景壽等八人爲「贊襄士大臣」。此時同治帝年僅六歲，這八人實爲那時中國的最高權力者，而肅順尤爲其中的靈魂。議定改年號爲「祺祥」，已經籌了「祺祥通寶」的錢了。可是不久這心狠手毒的那拉翠兒，運用她陰險刻毒的手段，突出不意，先發制人，把肅順處斬，端華、載垣賜死。否認「贊襄王大臣」的遺詔，她硬自稱「太后」，違背清代祖宗三百年的家法，居然「垂簾訓政」起來，「此鑒可畏」，中國從此便墮入地獄的深淵！所以這次大政變，決不是宮廷間私人之爭，而是關係全國百年的大計，漢族大臣凡是屬於肅順政治系統的，無不人人慄慄危懼，胡林翼因此憂，就在同年憂愁而死了。會國藩也屢次想自殺。要不是洪楊未平，這班人都會

斷不保留的。立了兒皇帝載灃以後，東太后相當分公正，西太后則放僻邪淫，無所不爲。連她自己親生兒子同治帝，也深惡他母親的醜態四播而引起強烈的反感。西太后所信任、所狎昵的，只有太監；此外無賢、無尊、無親、無貴，無大臣百官；至於「國家」與「百姓」，那即便分解她全身每一顆細胞都是找不出來的！天地之間，只有她與太監。自從東太后授意了寶楨殺了太監安德海以後，這位老嫗太太不耐煩了，她就再用前此「謀殺親夫」的秘訣，毒死了正宮東太后。這是慎微「崇陵傳信錄」記載得很明白的。從此以後，中國最高的政治權力，表面上是屬於兒皇帝一人；事實上却在西太后一個人手裏；骨子裏却屬於太監李蓮英一人。所謂「議政親王」、「軍機大臣」，「齊要」向這「皮哈李」（李蓮英的綽號）「擊手低頭，連聲道：『是！是！是！』」而退。以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三千萬方里博大的土地，四萬五千萬優秀的人民，而把這全副命運，放在一個目不識丁、鴉片入骨、不陰不陽、非人非物的怪東西——皮哈李手裏，嗚呼哀哉！所以全國，不論何種階級，上至帝后（包括東太后、同治帝后、光緒帝后在內），下至平民，一致痛恨西太

后與皮甫李，真是深懼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耳。戊戌政變，就是園中草草不甚死的青年，企圖與皇帝合作，起而推翻西太后與李蓮英統治的政治革命。

四二 內根的近因

(D) 關於「內根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帝」「后」本身的爭權。從上述「遠因第(4)項」政變的波瀾下來，同治帝親母子之間，惡感日深。西太后真是個「惡婆娘」，甚至干涉兒子媳婦的燕好，同治帝憤而外遊，得不名譽的病而死。西太后憤親生子不孝，不為他立嗣，使同治帝絕代。書獃愚忠吳可讀先行自殺，然後以遺疏「尸諫」，請為「大行皇帝立嗣」(剛死的皇帝稱大行皇帝)，白白犧牲了生命。除了令八作嘔的「傳旨嘉獎」以外，一切完了！西太后於是重立一個更小的兒皇帝，是親親妹妹所生的，只有四歲的載洵——光緒帝。當開分諫的御前會議時，有人主張援立溥倫，西太后厲聲斥責：「溥」字輩一概不要！這一吼嚇得親王大臣面面相覷，誰還敢進「河東獅」的淫威！一個「嗒嗒」聲而退。這一來，把一

位天真活潑的小朋友戴翹，生生地抓入紫禁城的牢獄中去，判了長期徒刑三十四年，而後「就獄正法」！這就是光緒皇帝的生活史。而太后何以主張「溥」字輩一概不要「呢」？這裏有三個秘密原因：（一）最大的「著」，是她「專制到死主義」。立了「溥」字輩，她的地位是「祖母」了，是「太皇太后」了，那時老臉再「難為情」，垂簾訓政了。所以仍立「載」字輩，她以「養母」及「皇太后」資格，「專權專到死」！（二）其次的原因，依然是「專制到死主義」，如果立了「載」字輩的年長的人，他便不服從你指揮了。所以抓到只有四歲的小孩，那便是她和季蓮英的玩物了。（三）最後是她對親生子的洩忿主義。若立「溥」字輩，就是默認是同治帝之後了。偏立「載」字輩，使這不孝親母的一件「道子」絕嗣。光緒帝做了二十年囚徒，而有甲午中日戰爭的大敗。這二十年中間的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百孔千瘡，實難盡記。這「青年皇帝」——不，「青年囚徒」——眼望着國家是快要亡了，而「親爸爸」和「皮肉李」的荒唐，反日甚一日，主要想有所改變補救，而手無寸柄，深察輿論，除了一位七、八十高齡的老師傅——翁同龢以外，茫茫宇宙間，

高舉目無一個親人！又忍無可忍，悶悶地再做四年囚徒，到了戊戌年，忽然上天降下了二個怪傑康有爲，領導了一批少壯幹部及數千人附和的青年羽翼，及全國翕然同情的輿論，肯自動幫他！這個「寡人」來變法維新，他真是歡喜當有「感謝上蒼」「天佑中國」的心緒，所以信任康有爲的徹底及變法動作的迅速，真是古有所罕見的。「百日維新」所以突然如火燄一般的怒起，這是一個最大的近因。

(2) 由於滿族嫉妬漢族情感的表露化。據上述，光緒帝因急欲解除其囚徒的地位，而真正取得「皇帝」的權力，不得不完全重用漢族人才，以達成其目的。洪楊亂平，捻黨又清，新疆收復，回亂重定，大功多出於漢人，滿族此時已深深感覺到漢族本質的優秀，能力的高強，而本族乃有根本生存的威脅，嫉妬、憤怒、恐懼，而無可如何！令見皇上又一味重用漢人，不平之氣更甚。兇悍的滿人如剛毅、榮祿，且明目張膽昌言排漢。道在漢人豈有不知之理，梁氏的著作內就敘述甚詳（均見下）。但西太后和李蓮英的荒淫政治，對中國固然是推入地獄。對滿族，豈不是更打入泥犁嗎？所以識大體的少數滿洲人，也竟

有同情于光緒帝及漢族青年的維新變法運動的。譬如楊深秀的密友文悌：

「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兩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之役）後，慮國危。文君門下有某人者（按即大刀王五），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文君語君（楊深秀）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皇）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欲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於穆宗則爲生母，於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楊）然之。文又曰：『我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按即溥澍，同治帝有道詔欲立之爲後者），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那寒，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皇）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敕「燕啄王孫」四語，目眦欲裂。君（楊）美其忠誠。（文）乃告君（楊）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躡躡，撫有帛帔奴於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楊）壯

其昏而慮其難。……」（楊深秀傳）。

可見當時主張「維新」「改革」的志士，固然是以漢族爲中堅，但也有少數的滿人參入。而「守舊」「頑固」分子，固然多屬於滿族的朝貴，而漢族的敗類，如許應騷、楊崇伊之流，也無恥的作僥。老實說：到了戊戌年間，維新派與頑固派，對於統治中國政權的爭奪，已經走到「圖窮匕見」、「短兵相接」的階段了，因之像閃電一般的爆發了這「百日政變」刀光血影一幕歷史最精彩的悲劇。

(3) 由於 國父領導革命運動的亢進 概括地說：亡清末葉的三十年間，中國人的思想矚籠，約可分四個時期：從光緒初年至甲午之戰，是以李鴻章爲中心時期。從甲午之敗至戊戌政變，是以康有爲爲中心時期。從戊戌政變失敗至日俄戰爭，是以梁啓超爲中心時期。從甲辰帝俄戰敗至辛亥革命，是以 國父爲中心時期。但此只是就中上社會及智識分子的表面部分而言，而實際上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工作，已逐漸深入人心，彌漫全國；清廷亦不得不承認這才是真正的「致命」的隱憂大患！在初時，八股秀才們不免認「孫汝爲紅眉

毛、綠眼睛的公道大王」(吳稚暉先生語)。但至戊戌庚子之間，國父已驅除癘癘，恢復中華的光明大義，已逐漸宣白於天下。國父自說：

「……經此(庚子惠州之役)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所不同。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譏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以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憤，恨其舉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視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建國方略)。

戊戌與庚子，只差二年，而國父之革命風潮，已澎湃如此。清德宗及其一部分大臣，自然感覺到憲法維新，尚可苟且保全宗社；這是一害取其輕的原則，所以劇地厲行變法改制。

(4)由於國內輿論傾向維新之漸成熟，上章已述甲午以後，國內各地各種學會，已

風起雲湧。這種「學會」，都是造成維新黨與革命黨的基圖。同時西洋新學說，無可阻遏的如潮水浸入，國內的民智無可封鎖地日益開啓。決非老朽官僚張之洞的「勸學篇」，冬烘學究葉德輝的「蒙教叢編」等覆轍著作所能挽回。而同時旅華公正之外人，復爲啓發中國民智之事，盡側面之努力。稻葉氏云：

「……此時在上海之外人，乃對於民間風氣之革新而樂爲助力。其最著者則『廣學會』也。廣學會者，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在中國之英、美宣教士及學士等所組織。其中知名之士，以林樂知、丁韞良、慕維廉、艾約瑟、李佳白等爲最著。其目的在啓發中國之新智，補助中國之自強。其最初在翻譯新書，發行雜誌。如『泰西新史攬要』、『文學興國策』、『治國要務』、『自西徂東』、『列國變通典禮記』、『萬國公報』等，皆有喚醒中國之價值。……廣學會知中東以後，中國漸有覺悟，乃派李提摩太於北京，周旋於名公鉅卿之間，講善後之策。當時推李提摩太爲官書局教習，固辭；其言曰：『官書局教習之地位，……所成就不過數十百人。……不如爲廣學

會盡力，擴大其規模，以培養將來中華之人才，贊助智德之發達也。……」（「清朝
外史」第八十二章）。

所以到了戊戌年間，維新運動，已呈「瓜熟蒂落」的現象。除了其頭無取、賣身求榮的少數敗類以外，都可以說是渴望政治改革有如甘霖的了。

第十一節 戊戌政變史劇的繪影

上述「戊戌政變」的內、外、遠、近的原委因素，以及政治的、外交的、社會的、文
明的各種背景環境，都加以綜合的、客觀的詳述，讀者也早已了然「戊戌政變」的真實性
實了。再回頭來看經過的事實，自然更容易心領神會，徹底瞭解了。這一幕悲壯、縮短而
重要的史劇，其經過的史迹如下：

因三 痛哭流涕時代的最後請願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因德人的強佔膠州灣，引起俄人立即強佔旅順、大連灣，英人強

倭威滄衛，成三角，法人強佔廣州灣，甚至意人也強佔三都澳，國人震驚，看見瓜分之刃已在頸上，奔走號呼，「萬國會」之類便在各地湧起。幽居深宮的二十九歲皇帝清德宗，也憂愁得要死。問他唯一的親信人老師傅翁同龢，到底還有什麼辦法沒有？老師傅實在太老了，難當「起弱圖強」的重肩，於是推薦六度往書，滿天下，羽翼豐盛的新進士康有爲。同時徐致靖、張蔭桓、李霜榮、高燾曾等一班大官，又疏薦康氏。康氏又復痛哭流涕的最後一次的上書，有激烈的透論，及詳備的規畫。梁氏扼要記着：

「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其大端在：請著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行地方自治。其端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若注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

（政變原因略略）。

又請汪滿、漢種族之界限；梁氏又記：

「昔者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以夫宗旨曰：『滿漢不分，居民同志』。斯言也，滿洲全部本所最喜樂聞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納之。……」（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光緒帝全部接受了康氏的意見，隨諭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於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氏，即任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又召見梁氏，即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在帝前本意，自然要以更重要的位置畀予康、梁，可是二品以上大員的階級，都要向頤和園請命，那麻煩了。故暫給以小官，而實賦予大權。從此以後，康、梁便得發舒其胸中的抱負了。所謂「戊戌新政」、「百日維新」，便自此開始了。

四四 新政要綱一覽

但種種激烈開幕以後，所演的戲可並不偉大！舉其重要節目如下

給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滿地

(一) 命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同用四書文者，改策論。

(二) 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試。

(三) 停止朝考。

(四) 命刪改各衙門則例。

(五) 命於京師設立鑄工商總局。

(六) 軍機處官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通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

其餘尙有不成片段的小新政，從略不舉。即此義義的新政，在我們今日看來，不但距離國民的政治理想，有隔世之感；比較日本明治維新的規模，有天淵之別；即就康有為所上的條陳而言，也還有千里之差。然而在清德宗看來，却總算是大刀闊斧的了。就是上列幾條

新政，從臘月行到七月中旬，似可行得順手起來，在譚嗣同進京。旋發上諭，「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這真是名震一時的「四京卿」。梁氏說：

「……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譚嗣同傳）。

於是在七月二十七日，光緒帝宣布堂皇的上諭：

「國家振興庶政，象采西法。誠以爲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素及。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靈，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常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愛國論」所引）。

四五 磨折 警報

此時也許就是光緒帝皇威發揚到頂點的時候了吧！在此略前，光緒帝想乘機黜退幾個守舊大臣，立一點「主子的威風」，便借一件事把禮部的滿、漢兩尚書因侍郎——都是最頑固分子：懷塔布、許應騷、溥頤、徐會澄、廣漢，一齊革職。那知道懷塔布的妻，是侍奉那拉后得寵的老媽子，便向「老佛爺」哭訴起來，「老佛爺」於是勃然大怒，光緒帝便惶悚害怕起來，據梁氏述：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溥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譚嗣同傳）。

據傳，輟所述：

「譚、楊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於是蜚語遂聞於西朝」（傳統雜：『崇陵傳聞錄』）。

西六 譚。袁半夜的壯劇

那時懷塔布及漢奸楊崇伊等早與榮祿陰謀廢光緒帝。驟走狗李鴻章奏請奉太后至天津閱兵，榮祿因以武力實行廢立。帝明知天津便是他自已「正法的刑場」，可是不得不下諭。九月奉太后至天津閱兵！康有爲這班人真急慌了，怎麼辦呢？不得已想到求救於袁世凱。

「君（譚嗣同）與康先生捧詔（衣帶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幣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詣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儀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在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

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竊祿密謀，至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孟三軍，皆受竊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孟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在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竊祿遣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竊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竊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遇僮兒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竊之私人，竊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南恩。既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竊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竊祿固識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竊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竊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

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其夜袁機召見。至初六日大變發。……」（譚嗣同傳）。

這一幕精彩而悲壯的話劇，應該在中國近代史中放一異光。可是，這裏袁世凱所表演的，固然是神采活現的英雄本色，但却不能不啓世人疑心：榮賊的陰謀，本應該在九月裏才發作；何以八月初三夜這幕史劇演完以後，初六日事變就突然提前發作？所以有甚多的人，都說這反是袁世凱與友首告所促成的。所以光緒帝至死恨袁世凱入骨，而袁世凱自己也曾有一「臣，先帝之罪人也」的良心懺悔語；是不爲無因的。

袁世凱與同黨熱烈盼望袁世凱救主之時，但林旭卻不謂然。據梁氏所撰的林旭傳說：「既奉密諭，譚君等踴躍歡呼。時袁世凱方在京，謀激其義憤，而若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是東漢末年「青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合成「董」字，『十日上』合成「卓」字。本初是袁紹字。這裏借用董卓、袁紹的故

事來比喻董福祥與袁世凱。意思是說：這種辦法，恐怕將來董福祥、袁世凱之流，挾天子以令諸侯，那真不可收拾了。

四七 皇帝成俘虜了

初六日，光緒帝就被拘禁到頤和園中的玉瀾堂。太后垂簾主政。逮捕張蔭桓、徐致靖及名振一時的六君子。

「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見臣工，固未嘗有病。及革董都六堂官，擢四京卿，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先後至津，譏榮祿，遂相與定謀：徵調董士成軍五千駐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長辛店。三次發電至總理衙門，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於天津，請飭袁世凱回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騫、楊崇伊、張仲忻等至頤和園，遂封事於太后，請訓諭。太后立命以榮祿之衛兵守禁城。命榮祿仍回津以候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語起。太后垂簾之制下。自津上先是，榮祿於茶店中創一種黨語，

皇帝謀謀傾害太后去。且利外人助也。且言太后多深信之。近相與捕也。清史紀事本末。

末）。

至於光緒帝被擒的情形，揮絨冊記得甚慘。

「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射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六）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寢梳櫛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孽兒！今日難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爲詞，臨朝訓政」（崇陵傳信錄）。

就把光緒帝圈禁於頤和園中的玉瀾堂。凡是游過頤和園的人，都可以在玉瀾堂邊沿，這一宮院左右美麗的配殿，屋中打了一道烏黑而堅實的磚牆，醜怪得要死，至今尙未拆除，這便算是近代史上遺留的史蹟。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

一五五

四八 廢立陰謀與「單片請安」

過後，西太后一定要廢掉光緒帝，說帝病危，把藥方開示給天下公閱。她何以要多此一舉，把藥方公布於天下呢？這意思並不是證明她的人格的不撒謊，乃是有實力上的顧慮。她要看看天下督撫的眼色。上面已經說過：洪楊以後，清代政權暗移，中央則分大權於地方，軍權與地方財政權，則均握於各大督撫之手。縱然是方千里的大諸侯，倒不好隨便得罪他。各省官吏小民，對於廢立之事，那是人人憤憤填膺，可是有什麼和平方法去挽救呢？最後兩江總督劉坤一，到底給他想出一個絕妙和平挽救方法來了，即所謂「單片請安摺」。原來自同治元年以後，所有全國大小臣工奏疏，總要加「恭請皇太后、皇上聖安」。或「伏願皇太后、皇上聖鑒」。絕對不許單提「皇上」一人的，三十五年中絕無例外。此次劉坤一以伏讀藥方為藉口，單片「恭請皇陛下聖安」！既不得罪西后，又表示兩宮的大吏與人民，都忠愛於光緒帝。據說：這是浙江名士湯壽潛所設想的。後來頗有幾件單片請安摺上去，李蓮英和那拉后看見風色不佳，決定把這摺子暫時擱禁起來。

再說。

於廉 梁這一艘「小人」，在酉后自然要把他們立斬處決，才洩「奴家」胸中一股無名之火。可是「洋鬼子」可惡透頂，首逆康有為已經早一日受英使館保護，並且特派兵艦由天津護送到香港去了。次逆岑啓超、譚嗣同，又由日本使館用綠呢大轎，接到他使館中保護去了。李遠英和那拉后於是恨「洋鬼子」刺骨。東洋小鬼割朝鮮、臺灣，她沒有覺得什麼可恨；只有保護「逆賊」梁、譚，這才是不共戴天之仇。二年後庚子之大殺「東西洋鬼子」，其導火線即伏於此。

四九 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芳躅

其 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行爲，尤爲可泣鬼神，可風百世。他本可以如梁氏一樣，由日本嚴密保護，安逸地送往東京。可是他已經入了安全地帶，又重新自動出來，願拋頭顱，以改造祖國百年的命運！這種「忠」而「俠」的行爲，中國已經數百年見不到了。

「……旋聞垂簾之諭，君（譚）從容語余（梁）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

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祇待死期耳。」……入日本使館，勸余同游。且將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相傳即大刀王五，但未至）謀殺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爾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於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讀劇同傳）。

這壯烈史蹟，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篇，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了三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橫，其昌也不覺熱淚零眶。讀劇同氏在百忙中間，還代他的父親譚繼洵，先上一個「黜革許逆子嗣同」的奏片，使他的老父免於罪戾；他真是忠孝兩

全。他在獄中，又題一詩於獄壁，曰：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張儉是譬喻他所懷念的康南海。杜根，也許是暗指他所期待的某俠士。這首詩，立刻電傳到日本，日本立即爲它譜出曲調來，令學生們歌唱。因爲這件事的本身太可感動人了。

五〇 千秋肅敬的劉光第父子與林旭夫婦

其他同時五君子的義烈行爲，也實在可泣可歌。譬如梁氏的「劉光第傳」記他們父子殉國：

「君（劉）誠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

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爲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歲或十六歲，倉卒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又記林旭夫婦殉國事。」

「君（林）妻沈靜儀，沈文肅公侯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林旭傳）。

五一 康廣仁楊深秀楊銳三君子的忠烈

又記康廣仁獄中誥誠程、錢之氣概：

「……君（康）從容被逮。與程、錢二人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

程、錢曰：『吾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特恐吾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康廣仁傳）。

其他如記楊深秀：

「忠誠之氣，……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楊深秀

傳）。

而記楊銳則云：

「……叔麟……（銳字）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

壽。——（楊銳傳）。

這一幕歷史不朽的名劇，在北京的，以「黃匪」「殊敵」始，以「銀刀」「碧血」終，就此草草告一結束。至於梁任公本人呢，由日本公使林權助受日政府命，嚴密保護；揚言「日本欽察大臣內眷回國」，衛士呼殿，婢媪圍繞，不令人窺。用專車送至塘沽，更由大島兵繼之由塘沽直駛東京。在東京過他另一套亡命的文豪生涯去了。

第十二節 政變失敗原因的解析

至于戊戌政變所以失敗的原因，大概可以說是先天的、命定的、必然的、無可倖免的、歸宿。其原因實在最顯而易見的。隨便舉例來說，即有下列各項：

五二 由於清德宗的無權與無能

也難怪他，他自幼歲起便在這紫禁城的牢獄中受李蓮英和西太后淫威的脅制，畏懼恐怖的心理，已經深深打入下意識中，滿清的親王朝貴，沒有一人把這可憐的皇上，放在眼

案：每一個太監，都是監視他的偵探。他早已和漢獻帝、魏高貴鄉公，處於同一的地位。以如是的地位，而想奮發圖強，大有作爲，根本已有「緣木求魚」之感。譚嗣同輩初時還裝在鼓裏，梁氏說：

「……初，君（譚）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譚嗣同傳）。

此點康廣仁最有先見之明，早已洞若觀火，他在戊戌春間就說：

「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尙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其雖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

（康有爲）宜歸廣東；卓如（梁早年之字）宜歸湖廣；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

他的卓見，未被與高采烈的「阿兄」及卓如採納。到七月他又剴切地說：

「……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天賈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康廣仁傳）。

這可說明戊戌新黨，自己也知道必然失敗，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

五三 康有爲本身的缺點

康有爲對於「當領袖」的根本資格，其優點是：一、魄力偉大，二、精神勇猛。三、感情豐富，四、毅力堅韌。但他的缺點較多：一、胸襟不廣，二、態度傲慢，三、個性執拗，四、理智不強，五、作事無序，六、缺乏科學訓練，七、本身不求進，八、所學太亂，不適用於其時代（已詳第二章）。而反驕然不慚，自謂貫通天地人，不免可笑。他在

「百日維新」期間一生最精采得意的生活，爲他的頭腦冷靜理智較強的阿弟，對此有生動的描寫及切中的批評。說：

「……伯兄（康有爲）晝則講學，接見人士日以數十，戶外屢滿。夜則代草奏稿，鼓書路，及能上摺者上言。及四月，伯兄召見後，上奏及見客益忙。夜又改定『法蘭西革命記』、『突厥削弱記』、『波蘭分滅記』，因頻奉上命索取，故弟須一切照料，晝夜商榷。伯兄草文，皆夜深高臥，誦之於口，而弟筆之於書。其有宜商者，卽與弟辨議。卽寫成摺，夕上而朝行！故弟亦忙極不能行。……」（『戊戌六君子遺集』康幼博茂才遺文：致口易一書）。

當時康有爲的生活，如此的忙繁、紊亂而倉促，縱然精力過人，其成績也自然不會佳的。他老弟對於乃兄的批評，尤爲公允而有味。他說：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愛之。故常謂但能竭力

廣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多陳無益，且恐觸變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翁向餘）告以上卷至篤，萬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弟且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伯兄亦非不深知，以爲生死有命，非所能避。……」（同上）。

以上真是語語洞中肯綮之言，他又指出乃兄性格的缺點，說：

「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至於今實無他法，不獨伯兄身任其難不能行，卽弟向自謂大刀闊斧，蕩夷薏澤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捨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同上）。

卽梁氏本人，對於戊戌政變失敗的原因，及「主勸」領袖不可避免之缺點，亦有公正、平允、精到的自白：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當時舉國人士，能知

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飽遊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爲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爲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南海康先生傳）。

據梁氏的理論，則戊戌政變，本來是從失敗中以求成功。即失敗亦即成功。以失敗促進成功。即譚氏之慷慨自願灑熱血以洗中國之腐敗，亦熱烈的後望若此意耳。

五四 滿族之嫉妬排斥漢人而破壞

自洪楊平後，西后即以積極制裁中興大臣爲惟一政策，故彭玉麟寧可解除兵柄，坐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退省庵中做一漁夫，而絕不肯至京就任兵部尙書。梁任公嘗歎息着說：「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與維新之治者，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曾國荃初復江南，旋即罷職閑居，曾國藩之膽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

解其兵權，召入樞垣，陰釐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爲役也。……」（中國積弱溯源論）。

至於在捻、苗平定以後，戊戌政變以前，這一段期間，正是事實上漢人立軍功、握政權、地方督撫分取中央大權之時，此時一些無知的滿人嫉妬憤恨之氣，鬱而未發，但時時流露，譬如：

「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清）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聘於疆場，盍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中國積弱溯源論）。

兇悍的滿人，更公然造作妖言，危詞聳聽，公然昌言以排漢：

「不察維是。滿漢界限之見，日深一日。……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湖亡！漢人瘦，滿湖肥！』之十二字訣以亂天下！……」（同上）。

至於戊戌政變之前夕，則「防家賊」的聲浪，愈唱而愈高。梁氏自述：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滿人曰：『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

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師家賊』爲言——夫國家既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彼滿人既侮辱吾各體漢族爲『家奴』，爲『家賊』，當滿廷之割土地於異國時，他們所秉承惟一的政策，爲『寧與仇人，不與家奴』！此又清末全國人人所深知者。而其設兵的對象，乃專以虐殺我漢族——『家賊』爲目的！這樣看來，則康、梁等謀戊戌維新，不但一定的絕對失敗，反覺何必多此一舉，只有『以賊自居』以武力革其命耳。

在『百日維新』期間，滿洲人鬧鬼的趣事，尤爲笑話百出：梁氏說：

「滿人之仇視皇上也，謂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

「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言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在這樣受滿人擠排、壓迫、攻擊之下，『維新救國』，『變法圖強』，真是一個荒唐的幻

五五 守舊分子的死力阻撓

不惟一專無能、感學生生存威脅之滿洲朝貴視變法維新有如蛇蝎，即中國之「準漢奸」，全祿位、保妻子之大小官僚，亦視變法維新爲「打破飯碗」之禍根，故亦出死力以反對。況中國自雍正、乾隆以後，壓抑民氣、愚蒙民智之政策，無所不用其極；百年之後，甚至整個民族的「人生觀」，亦爲之改變！梁氏所謂：

「……乃今世之持論者，……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

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舉之莫敢廢，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太，如木偶，如枯骨，入於澹然不動之域，然後已！」（中國積弱溯源論）。

譚嗣同更痛切論之云：

「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惡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

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頽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冀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熟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乎斗定不移之鄉愿格式！……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可保也！（仁學）。

在戊戌以前，既以是爲牢不可破之「國是」；及新法既見之實施，則彼輩更感覺得實際的切膚之痛了。此中激結，梁氏亦早已深知：

介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合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入一變而任多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賸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合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幾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歸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奢極欲，吾已可生得大拜，死臨『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藉一品之蔭。若一日變法，則

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盡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變法，……未有艾也。……」（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梁氏乃欲仿日本明治維新安置封建藩侯之法，以高位貴爵不視事而坐食厚祿以處置此輩，無奈清德宗之絕無寸柄啊！

「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